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定資治通鑑綱目三編卷六七

詳校官庶吉士臣吳烜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舉人臣章維桓

校對官學錄臣常循

謄錄監生臣劉釪

御定資治通鑑綱目三編卷六

起庚寅明成祖永樂八年盡己亥明成祖永樂十七年凡十年

庚寅八年春正月免揚州淮安鳳陽陳州水災田租

揚州淮安鳳陽陳州去年被水至是免其所逋田租軍民有典鬻子女者官為贖還

二月帝自將征韃靼

以北征詔天下命戶部尚書夏原吉總行在九卿事輔皇長孫瞻基留守北京命學士胡廣庶子楊榮諭德金幼孜從以王友督中軍柳升副之何福鄭亨督左右哨陳懋劉才督左右掖劉江督前哨衆五十萬

出塞質實陳懋為陳亨子壽州人封寧陽侯劉江即劉榮宿遷人初冒父名江後永樂十七年以破

倭功封廣寧伯始更名榮

夏五月大敗韃靼于鄂諾河布尼雅實哩遁遂征阿嚕台

帝至臚朐河布尼雅實哩聞大軍至懼欲與阿嚕台俱西阿嚕台不從衆潰散君臣始各為部布尼雅實哩西奔阿嚕台東奔帝追及于鄂諾河布尼雅實哩拒戰帝麾兵奮擊大敗之布尼雅實哩棄輜重牲畜以七騎遁遂詔移師征阿嚕台質實鄂諾河即黑龍江上流發源自山之忒勒爾几嶺此河之北喀爾喀與俄羅斯接壤河源之南東為魯克倫河源西為土喇河源即元太

祖始興之地也鄂諾河舊作斡難河今改

六月擊阿嚕台敗之

帝次青楊戍度飛雲壑阿嚕台乞降帝察其詐命諸將嚴陣以待已而果悉衆來犯阿嚕台率千騎當中堅帝自將精騎衝擊矢下如注阿嚕台墮馬遂大敗追奔百餘里斬其名王以下百數十人至廣漠戍班師擒蹻後質實一統志明永樂中北征其度漠驛站者殲之

自庫楞海子回至開平有青楊戍蒼松峽飛雲壑靜虜鎮廣漠戍諸處方輿紀要庫楞海子在飲馬河東飛雲壑在鄂諾河東北廣漠戍在磧北庫楞海子舊作闊濼海子今改

秋七月次開平宴勞軍士

帝在軍念士卒艱苦每蔬食是日宴賚始復常膳

振安慶徽州鳳陽鎮江饑

帝還北京

御奉天殿受朝賀論功行賞

質實 奉天殿燕史皇極門內居中向南者曰皇極殿即奉天殿左向西者曰文昭閣即文樓右向東者曰武成閣即武樓

八月寧遠侯何福自殺

福為太祖時宿將惠帝時與盛庸平安禦燕師于淮北戰敗奔還帝即位推誠用福聘其甥女為趙王妃命鎮寧夏移甘肅委寄甚重及從征數違節度羣臣有言其罪者福益怏怏師還都御史陳瑛劾其怨望

福惶自縊死爵除趙王妃尋廢

河溢開封

河決開封壞城二百餘丈民被患者萬四千餘户沒田七千五百餘頃帝以國家藩屏重地特遣工部侍郎張信往視

僉實

張信祥符人時有兩張信一臨淮人注見前

冬十一月帝還京師

十二月阿嚕台貢馬

阿嚕台使來貢馬帝納之自是數入貢

陳季擴乞降以為交阯右布政使不受命

先是沐晟追陳季擴于靈長海口大敗之斬首三千餘級獲偽將軍黎弄季擴遣奉表乞降帝心知其詐姑許之詔授交阯布政使其黨阮帥胡具鄧景異鄧鎔並都指揮陳原搏右參政潘季祐按察副使詔下賊無悛心尋復反

質實 靈長海口在安南國舊乂安府東

始命內官監軍

敕王安等監都督譚青軍馬靖巡視甘肅馬騏鎮交阯此監軍巡視之始

質實 譚青清流人崇安侯淵子

發明 洪武十一年六月討五開蠻之役太祖嘗遣內侍吳誠觀兵呂玉閡勝雖云傳命四方而實開監軍之漸茲成祖八年遂有中官王安馬靖馬騏等監巡鎮守之敕未幾而馬騏即以采辦激

變致騷動炎方交人屢叛而後嗣不悟踵其覆轍終明之世監軍之禍史不勝書履霜堅氷有以哉

辛卯九年春正月復命張輔帥師討交阯

季擴既不受命放兵刼掠勢又滋蔓官軍不能制帝以張輔為交人所憚乃命輔為征討副將軍會晟討之輔至申軍令都督黄中違節度詰之不遜斬以徇將士惕息無敢不用命者

發明交人好亂若中國拘束又數為吏卒擾往往叛服不常張輔自代朱能征交阯軍令嚴明將士用命都督黄中之斬無不悚慴故三擒偽王鎮懾南域威足以定之也後惟黄福善治交然馬騏激變莫之禁倒馬坡之役柳升敗没福奔還至為守關所執其不及輔遠矣

二月都御史陳瑛以罪誅

帝初即位御下多用重典瑛承風旨專以搏擊為能帝寵任之瑛益務深刻傾陷不可勝計帝北巡皇太子監國刑科給事中耿通等劾瑛擅殺無辜中允劉子春等劾瑛方命自恣太子皆宥之心惡瑛至是帝始聞其不法狀乃下獄死天下快之

發明　瑛為北平僉事時受燕府金錢通密謀成祖稱帝召擢憲職一泣事即請追戮致死諸臣獄辭連染百家號泣殆無遺種成祖以其能發奸寵任之排陷無筭一時如紀綱馬麟丁珏秦政學趙緯李芳之徒皆以傾險為能事瑛固首希風旨實由成祖逆取天下欲以嚴酷立威瑛得中其隱耳迨誅瑛而殘賊已多其能獨罪瑛乎

詔赦交阯

自宋禮用白英策遏汶自南旺分流為運道利賴者幾數百年

自永樂九年二月二十四日以前交阯但有嘯聚山林者咸赦其罪軍復原伍民復原業其官員軍民有犯已發覺者咸赦除之

倭陷昌化千户所

倭掠廣東昌化千户所殺守將敕副總兵李珪戴罪自贖

質實 昌化千户所洪武二十五年建在昌化縣治北一十里今昌化縣屬瓊州府

命工部尚書宋禮浚會通河

河為元轉漕故道岸狹沙淺元末已廢不用洪武中復因河決遂淤及帝建北京河海兼運海運險遠多失亡而河運則由江淮達陽武陸輓百七十里入衛河民苦其勞濟寧州同知潘叔正請復會通河帝命

說者因其經營疏鑿具有智力遂疑其出于神助殊不盡然蓋五汶所滙實居水脊中央高而南北下乃天地自然之形勢特衆人不識不能因勢利導白英獨深晰其精微故舉之易易耳且如大禹平成奏績事若神奇然疏瀹決排亦不能舍天地自

禮與侍郎金純治之禮以會通之源必資汶水乃用汶上老人白英策築壩東平之戴村遏汶流使南無入洸北無歸海滙諸泉之水盡出南旺中分為二道以四分南流接徐沛六分北流達臨清南旺地勢高決其水南北皆注所謂水脊也因相地勢置閘三十有八以時蓄洩禮又請疏東平沙河合馬常泊之流以益汶運道乃成

質實

衛河源出河南輝縣蘇門山百門泉經新鄉汲縣而東至濬縣境淇水入馬宋元名曰御河由內黃東出至山東館陶西漳水合馬東北至臨清與會通河合北歷德滄諸州至青縣南合滹沱北達天津會白水入海所謂衛漕也汶水泰安府萊蕪縣東北水經汶水與淄水俱出原山西南入泲戴村在東平州東洸水水經不載汶水支流也元初遏汶入洸以益泗而洸河之名始著自寧陽北三十里西南流循縣西三里許又南流三十里至高吳橋會寧陽諸泉又六十里經濟寧東與沂泗

然之勢而別為用何獨于茲而疑之向閱視運河灼見其理曾詠詩以示大凡茲復引申厥旨如右

合入天井閘至宋禮分水南旺汶遂不通洸諸泉水汶河泉派凡百四十有五南旺湖名在兖州府汶上縣西南有東西二湖漕渠貫其中其南為蜀山湖北為馬踏湖東平沙河汶水支流逸而西出經東平州境謂之沙河馬常泊即馬場湖在濟寧西北與蜀山湖棲禮言會通河以汶泗為源夏秋霖潦則馬常泊之流亦入焉汶泗合流至濟寧分為二河一入徐州一入臨清河流深淺舟楫通塞繫乎泊水之消長泊水夏秋有餘冬春不足非經理河源及引別水以益之必有淺澁之患今汶河上流上自寧陽縣已築壩堰使其水盡入新河東平州之東境有沙河一道本汶河支流至十里口通馬常泊比年流沙淤塞河口宜及時開濬洸沙河至十里口故道具存不必施工河口當濬者三里河身宜築堰者計百八十丈從之禮既得請又于汶上東平濟寧沛縣諸處立水櫃陡門水櫃有四曰南旺曰安山曰馬場曰昭陽以蓄水

陡門建于各閘左右平時則常閉水盛則盡啓以洩漲宋禮字大本河南永寧人金純字德修泗州人汶上老人鄉官名洪武中命有司擇民年高而公正可任者聽其鄉辭訟謂之老人事重者始白于官餘皆老人理之

三月浚祥符縣黃河故道

張信既奉命詣開封相視黃河上言祥符縣魚王口至中濼下二十餘里有舊黃河岸與今河面平宜濬而通之使循故道則水勢可殺繪圖以進時尚書宋禮侍郎金純方開會通河帝乃發民夫十萬命興安伯徐亨侍郎蔣廷瓚等偕純相治并令禮總其役乃引河自封邱金龍口下魚臺塌場會汶水徐呂二洪南入于淮是時會通河已開黃河與之合漕道大通而河南水患亦稍息

質實 魚王口在祥符縣北

中灤鎮在封邱縣南大河北岸元人運道以此為中頓金龍口一作荊隆口在封邱縣東魚臺魯棠邑漢方與唐改魚臺明屬兖州府今屬濟寧州塌場在魚臺縣南洪武初徐達開此通餉永樂後為運道所經至嘉靖中河決遂堙廢徐呂二洪徐州洪即百步洪在府東南二里泗水所經也呂梁洪在府東南六十里有上下二洪徐亨大冶人祥之孫蔣瓚滑縣人

夏六月下交阯右參議解縉于獄

縉初謫廣西李至剛言縉怨望改交阯督餉化州入奏事會帝北征謁太子而還高煦言縉伺上出私覲太子徑歸無人臣禮帝震怒時檢討王偁亦以罪謫交阯縉偕偁道廣東覽山川上疏請鑿贛江通南北奏至逮下獄拷掠備至辭連大理丞湯宗宗人府經歷高得暘中允李貫贊善王汝玉編修朱紘檢討蔣

驥潘𩃴蕭引高并及至劉俱係獄得賜貫汝玉紘引高俱瘐死縉在獄四年錦衣衛帥紀綱上因籍帝見縉姓名曰縉猶在耶綱遂使獄卒醉以酒埋積雪中斃之仍籍其家妻子徙遼左　後仁宗即位詔歸縉妻子英宗正統元年八月詔還所籍家産憲宗成化元年復縉官贈朝議大夫

質實　贛江江西贛州府城東有貢水一名東江自福建長汀縣流入界城西有章水一名西江自湖廣宜章縣流入界二水環城而北合流為贛江紀綱臨邑人燕王起兵時授忠義衛千户及即位擢錦衣衛指揮使進都指揮僉事

秋七月張輔大破交阯賊於月常江

賊據月常江樹樁四十餘丈兩崖置柵二三里列船三百餘艘設伏山右輔遣將連檻拔樁以進而自率步隊勒其伏兵水陸夾攻賊大敗是冬又敗之于生厥江

質實　月常江在安南國舊清化府東

立皇太孫為儲貳已屬古所未

冬十月封哈密推勒特穆爾為忠義王

初哈密忠順王托克托自幼俘入中國帝拔之俾列宿衛後得歸襲封帝眷特厚而托克托頗凌侮朝使且沉湎不恤國事帝賜勅戒諭未至而托克托暴卒乃復封其從事推勒特穆爾為忠義王賜印誥世守哈密自是

修貢維謹　質實推勒特穆爾舊作兎力帖木兒今改

復修太祖實録

帝以前監修官李景隆心術不正又期限迫促未能精詳乃命姚廣孝等重修

十一月蠲陝西逋賦

立長孫瞻基為皇太孫

有若既建太子又立太孫名號冗設更無謂矣前此謂唐高宗之立重照嘗一行之然彼時武氏專政事出宮闈豈可據為典要况建文弗克終安其位覆轍匪遥成祖既甚愛其孫尤不宜循爭除故事以相期望若逆料高煦他日之必為不靖豫正名

冠于華蓋殿冕服一如

皇太子玉圭如親王

命韓觀鎮交阯

拜觀征夷副將軍仍佩征南將軍印總兵鎮交阯 質實 韓觀字彦賓虹人高陽忠壯侯成子

築海門捍潮隄

海濱舊隄圮自海門至鹽城凡百三十里詔陳瑄以四十萬卒築治之為捍潮隄萬八千餘丈已而瑄又言嘉定瀕海地江流衝會海舟停泊無高山大陵可依請于青浦築土山方百丈高三十餘丈立堠表識既成賜名寶山帝親為文記之 質實 舊隄始自唐名捍海堰宋范仲淹復修之名范公隄後屢築屢圮鹽城漢鹽瀆縣晉改鹽城明屬淮安府青浦元為華亭上海二縣地明析置青浦縣屬松江府今皆因之寶山在太倉州寶

分以潛杜之則已既蔑成命而萌逆志又安能禁其子之不效尤乎

山縣南吳淞江口令縣以此名山周四百丈高五十餘丈海洋空濶遥見千里有明成祖御製碑記刻石亭上

浙江湖廣河南順天揚州水河南陜西疫遣使振之

壬辰十年春正月詔入覲官言事

時入覲官千五百餘人命各陳民瘼不言者罪之言有不當勿問

振平陽饑

蒲州等處耆老言歲歉民飢採蒺藜掘蒲根以食帝惻然遣官馳驛振之逮治布政使及郡縣官不奏聞者

二月蠲山西河南逋賦

免八年以前逋租

削遼王植護衛

植之改封荆州也請止給一衛以備使令而留其三衛于廣陵防邉然帝終嫌其起兵時貳于已至是并一衛削之留軍校廚役三百人備使令

秋八月張輔大破交阯賊于神投海

輔駐舟師安謨海口遥見賊舟入神投海遂帥都指揮方政擊之賊舟四百餘艘亦出神投海外分列為三時北風作輔督衆衝其中堅賊氣鋭甚官軍奮勇直前與賊連舟刀槊競進火器迅發賊不能支開船走官軍追躡之賊大敗生擒其偽將及餘賊千餘人溺死者無算賊黨阮帥等望風奔潰

勅邉將治濠垣

自長安嶺迤西至洗馬林皆築石垣深濠塹以固防禦

質實 長安嶺在今宣化府龍門縣東南九十里洗馬林在今宣化府萬全縣西北七十里

九月以蘭芳為工部侍郎

芳為都水主事河決陽武中鹽堤漫中牟祥符尉氏遣芳按視芳言堤當急流之衝夏秋泛漲勢不可禦宜捲土樹椿以資捍禦無令重為民患又言中灤導河分流使由故道北入海誠萬世利但緣河堤埽止用蒲繩泥草不能持久宜編木成大囷貫椿其中實以瓦石復以木横貫椿表牽築堤上為殺水固堤之長策詔悉從之後皆遵用其法以宋禮薦擢侍郎

質實 尉氏春秋鄭大夫尉氏邑秦置縣宋屬開封府明仍舊今因之蘭芳夏縣人

冬十一月命庶子楊榮經略甘肅

旗校詞事至遠歷州郡倚勢作威其為民害實甚周新立加捕治風力足稱然當時若即臚陳其受賄逞兇之飛章上聞盡法處治以成祖之英察或未必為羣小所朦乃新不即糾劾反使紀綱輩得先發制人乘間誣衊

涼州部婁達衮叛守將擊敗之婁達衮走赤斤蒙古衛帝欲發兵討之乃遣禁至陝西會豐城侯李彬議方畧榮還言隆冬非出兵時彬亦言道遠餉難宜緩圖之乃賜勑詰責赤斤蒙古明年赤斤蒙古遂縛婁達衮来獻

質實

赤斤蒙古衛明一統志古西戎地秦末漢初屬匈奴武帝時為酒泉燉煌二郡　婁達衮舊作老的罕今改正

十二月殺浙江按察使周新

時錦衣衛指揮紀綱用事使千戶緝事浙中作威受賕新捕治之千戶脫走訴于綱綱誣奏新罪帝遽命逮新旗校皆錦衣私人在道搒掠無完膚既至伏陛前抗聲曰陛下詔按察司行事與都察院同臣奉詔擒奸惡奈何罪臣帝怒命戮之臨刑大呼曰生為直臣死當作直鬼竟殺之新初為大理評事善決獄改御史敢言不避權貴人目為冷面寒鐵及按浙江屢雪寃獄周廉使名聞天下至是以讒死人咸寃之

質實

周新南海人初名志新字曰新

宜其卒無以自明也但以朝命逮繫之人而旗校復敢藉報私仇沿途搒掠成祖不惟不加察究且怒其抗直誅戮旋加從此兇焰日張禍流朝野鎮撫為明室一代粃政始作俑者非成祖而誰

成祖常獨呼新遊為名因以志新字洪武中授大理寺評事成祖即位改監察御史繼擢雲南按察使未赴改浙江

癸巳 十一年春正月辛巳朔日有食之罷朝賀

先是鴻臚寺奏習元旦賀儀上召禮部翰林官問曰正旦日食百官賀禮可行乎尚書呂震對曰日食與朝賀之時先後不相妨侍郎儀智曰終是同日免賀為當楊士奇曰日食天變之大者前代元旦日食多不受賀宋仁宗時元旦日食富弼請罷宴徹樂呂夷簡不從弼曰萬一契丹行之為中國羞後有自契丹回者言是日罷宴仁宗深悔今免賀誠當帝從之勑曰朕乖治理上累三光衆陽之宗薄食元旦羣臣尚勉輔朕消弭災變朝賀宴會其悉罷免

二月置貴州布政使司

貴州古羅施鬼國漢西南夷牂牁武陵諸傍郡地元置八番順元諸軍民宣慰使司以羈縻之太祖克陳友諒兵威遠振思南宣慰田仁智思州宣撫田仁厚率先歸附即以故官授之命世守其地時元至正二十五年也及洪武五年貴州宣慰靄翠同知宋欽及普定府女總管適爾等先後來歸皆予以原官世襲朝廷為立貴州長官司即其地設衛命顧成為指揮使是時雲南未定仁智等恪修朝貢賦稅聽其自納未嘗郡縣其地迨帝即位後思南宣慰田宗鼎兇暴與其副使黃禧搆怨奏訐累年朝廷以田氏世守其土又先歸誠曲宥之改禧為辰州知府未幾思州宣慰田琛與宗鼎爭沙坑地有怨禧遂與琛結合攻思南宗鼎挈家走琛殺其弟發其祖墳并戮其母屍所過無不殘害宗鼎訴於朝屢勑琛禧赴闕自辨拒命不至并有逆謀乃命鎮遠侯顧成帥兵五萬擒之琛禧相繼械送京師詔分其地為八府設貴州布政使

司而以長官司七十五分隸貴州為省屬內地自此始

質實

八番五季時馬殷遣八師討溪洞諸蠻各分據之為八番令定番州諸長官司即其地順元漢牂牁郡宋置總管府元改順元路明貴州省治令因之思南泰屬黔中郡漢為武陵郡唐置務州治務川縣貞觀間改為思州宋為羈縻州後置思州元置思州安撫司泰定中改宣撫司明洪武初改思南宣慰司隸湖廣布政司永樂後改為府領長官司四縣二屬貴州布政司令因之八府以思南地設思南鎮遠銅仁烏羅四府以思州地設思州新化黎平石阡四府貴州布政司治貴州宣慰司後成化中分置程番府至隆慶末始改程番曰貴陽府為布政司治而宣慰司如故府所治在城北宣慰所治在城南貴州為省屬內地洪武中設貴州都指揮使司至是領十八衛而以長官司七隸焉後二年復設按察使司于是貴州二司官與各省同而鄉貢尚附于雲南按

明制布政司而以長官司七十五分隸者屬戸部都指揮使領十八衛而以長官司七分隸者屬兵部府以下多用土官土官分屬吏禮兵各部田仁智田仁厚宋田祐恭之裔祐恭思州人生有明識為番部長願為王民政和間名入覲徽宗厚賜之建炎初剿賊王闢等破歸州蜀帥調田氏兵敗賊衆璽書加勞後田氏得世為思州守靄翠蜀漢火濟之裔濟從諸葛亮南征有功封羅甸國王後為宋普貴傳至元阿畫世有土于水西靄翠其裔後為安氏宋欽宋宋景陽傳至元為阿重之孫為宋欽舊名蒙固岱在前元時以平寇功授將軍八番順元等處宣慰使加鎮國上將軍兼四川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洪武初欽同靄翠歸附賜名欽襲原職始領水東田宗鼎仁智之孫田琛仁厚之孫　蒙固岱舊作蒙古歹今改

發明　貴州古西南夷地蜀漢有火濟者從諸葛亮擒孟獲有功世有爵土自漢以來未有郡縣

國馬所係甚重
飼育固不可失
宜至芻秣計直
供需尚恐胥吏
侵肥重為開闢
擾累若攻駒字
牧吏非民庶所
諳乃盡以委之

之者然滇南之境非貴不達無貴州是無雲南漢不能有貴必自巴蜀道卭筰達牂牁踰歷險遠不能使黔滇被聲教唐亦于南詔不得志誠有由也太祖撫有雲南貴州至成祖竟郡縣其地不特貢賦與諸服同而道路畢達矣太祖平滇詔書言靄翠輩不盡服雖有雲南不能守也成祖廢二田勤

臺羅斬苗賊奄有貴州而郡縣之其亦成前志哉

令民牧馬

洪武初令應天太平鎮江廬州鳳陽揚州六府滁和二州民皆牧馬既而復令飛熊廣武英武三衛軍五人共養一馬歲課一駒解京尋又以牧監羣馬悉歸有司專令民牧江南十一戶江北五戶各養馬一匹免其身役課駒如三衛軍至是行之北畿計丁養馬十五丁以下養馬駒如三丁以上養馬二其以事編

里下其損益利病固不待智者而知之也況宋時戶馬保馬之法責償于民文彥博等力陳其害前史可徵明制竟至專令民牧馬歲課一駒計丁責毀償仆斃而計孳息征派日增縱使免其丁徭而貽患無窮反不若力役之尚有限制弊政若此直全

發者七戶養一馬除其罪為良民自後馬日蕃輒責償民牧民年十五即養馬復散之山東河南民漸苦之以牧監羣馬悉歸有司明史職官志洪武二十八年乃悉罷羣牧監以其馬隷有司牧養養馬山東河南按明會典宣德四年令山東兖州濟南東昌三府領養孳生馬每五丁養騍馬一三丁養兒馬一正統十一年令河南彰德衛輝開封三府照例領養孳生馬匹飛熊廣武英武三衛軍按明會典飛熊衛屬前軍都督府廣武衛屬左軍都督府英武衛屬右軍都督府

帝如北京皇太孫從命皇太子監國

以尚書蹇義學士黃淮諭德楊士奇洗馬楊溥輔太子監國

塟仁孝皇后

不知以恤民為務矣

先是帝營壽陵于昌平車駕臨視封其山曰天壽至是始成名曰長陵以后塟焉

質實 昌平漢置昌平軍都二縣後魏初省昌平入軍都天平中於軍都城置東燕州及昌平縣後周州廢明正德元年升縣為昌平州屬順天府今因之天壽山在順天府北百里

夏四月帝至北京

帝于奉天殿丹陛設壇告天地遣官祭北京山川城隍諸神遂御奉天殿受朝賀

五月定死罪納贖例

命法司定議死罪情重者殺之情輕者得納贖斬八千貫絞六千貫流徒以下納鈔有差無力者發天壽山種樹

秋七月封阿嚕台為和寧王

先是帝自將擊破布尼雅實哩及阿嚕台兵衛拉特瑪哈穆特上言請得早為滅寇計繼又累請封賞留勑使不遣帝遣中官賫勑責之未幾瑪哈穆特弑其主布尼雅實哩立塔爾巴為汗阿嚕台遣使來告願輸誠内附為故主復仇請發兵討賊自率所部為先鋒帝義之故有是命

質實

衛拉特舊作瓦剌瑪哈穆特舊作馬哈木塔爾巴舊作答里巴今並改

八月北京地震

十一月瑪哈穆特犯邊命將士嚴守備

瑪哈穆特兵渡飲馬河將入犯揚言襲阿嚕台開平守將以聞因命邊將嚴備

十二月張輔沐晟大敗交阯賊于愛子江

時輔偕晟合軍至順州賊黨阮帥等設伏愛子江據山列象陣迎敵輔戒士卒一矢落象奴二矢射象鼻象奔還自蹂其衆乘勢進擊矢落如雨賊大敗生擒偽將軍潘徑阮徐等五十六人遂追奔盡降其衆

質實 愛子江在順州東北

甲午 十二年春二月詔親征衛拉特

阿嚕台使至言瑪哈穆特率騎卒至興和偵朝廷動靜帝下詔親征以柳升領火營鄭亨領中軍陳懋李彬領左右哨王通譚青領左右掖劉江朱榮為前鋒先遣榮等率師駐興和

質實 李彬字質文鳳陽人封豊城侯王通咸寧人金鄉侯真之子封成山侯

振鳳翔隴州饑

鳳翔隴州饑振之按長吏不言者罪

三月張輔追獲陳季擴于老撾

輔進軍政和賊帥胡同降言偽將軍鄧景異率黨黎蟾等七百人逃遁蠻昆蒲柵輔進師羅蒙江道險捨騎行比至賊遁追至叱蒲捺柵賊又遁昏夜行二十餘里輔率將校銜枚疾趨黎明抵叱蒲幹柵江北賊寨南岸官軍渡江圍之矢中鄧景異脅擒之追捕鄧鎔鄧鉽等又遣別將追斬偽將軍阮帥於南靈州初季擴逃又安山中輔遣都指揮師祐襲之走老撾輔令祐深入破其三關賊黨盡奔遂縛季擴及其孥送京師斬之

質實

羅蒙江在交阯發田和縣界三關方輿紀要在老撾之東南與交阯接界處

帝發北京皇太孫從

帝謂侍臣曰朕長孫聰明英銳智勇過人宜歷行陣俾知兵法且可悉將士勞苦知征伐不易又命學士胡廣庶子楊榮諭德金幼孜等每日軍中閒暇即為太孫講論經史

夏六月至和拉和錫袞大破衛拉特兵追至圖拉河瑪哈穆特遁

前鋒都督劉江等遇敵于剛哈拉海擒斬數十人帝命諸軍兼程進至和拉和錫袞瑪哈穆特等三部率衆逆戰見陣整頓兵山嶺帝升高阜見寇衆分三隊遂令鐵騎挑之寇奮而下帝命柳升等攻其中陳懋王通攻其右李彬譚青馬聚攻其左神機銃砲齊發帝親率鐵騎馳擊大破之斬其王子十餘人部衆數

千級追奔度兩高山忽勒餘衆復戰又敗之追至圖拉河瑪哈穆特適帝欲窮追皇太孫請及時班師從之宣捷于阿嚕台還至三峰山阿嚕台遣使來朝遂以平衛拉特詔天下

質實

和拉和錫衮方輿紀要在漠北故和林東剛哈拉海亦漠北地去和拉和錫衮舊作忽蘭忽失溫剛哈拉海舊作康哈里孩今並改

秋八月帝還北京

御奉天殿受朝賀宴羣臣論功行賞

發明

成祖親征漠北至軏平定威之所加遠矣攷其時北庭亦實有可乘之間焉瑪哈穆特負嵩逆罪阿嚕台又從而傾之故得摧其强及阿嚕台敗于衛拉特而額森等又從而叛之故得戚其

勢殆自仇殺反覆不常中國乃得弭釁而奏功豈徒師武臣力哉

蠲北京州縣田租二年

九月下右春坊大學士黃淮等于獄

帝親征還太子遣使進迎鑾表帝以其緩且奏書失辭時入高煦譖悉徵東宮官屬問罪黃淮先至遂下獄越日楊士奇及司經局正字金問至命法司鞫治宥士奇名問東宮事士奇叩頭言殿下孝敬誠至凡所稽遲皆臣等罪上悅而罷諸臣奏士奇不宜獨宥乃下錦衣衛繫之未幾特宥復職金問辭連楊溥等遂並徵下獄

質實 金問字公素吳人

冬十一月廢晉王濟熺為庶人進封平陽王濟熿為晉

此積憾而并及其兄其傲很頑黑何足令之紹封承緒況濟熺自嗣位以後未聞侯度有愆乃遽信其弟讒搆之言重加黜奪以養成濟熿罪惡至于人莫敢言舉措顛倒已極又何怪高煦兄弟之萹謀搿奪乎

王濟熿少狠戾失愛于父及長太祖召秦晉燕周四世子及庶子之長者教于京師濟熿與燕王子高煦周王子有爋邪說相比兄濟熺嗣位帝封濟熿平陽王濟熿追憾其父并憾濟熺唆其弟慶成王濟炫等日訴濟熺過于朝又誘府中官校文致其罪帝信之奪濟熺爵及世子美圭並為庶人俾守恭王園而立濟熿為晉王濟熿立益橫暴進毒弒嫡母謝氏逼烝恭王侍兒吉祥幽濟熺父子蔬食不給父兄故侍從宮人多為所害莫敢言

質實 濟熺濟熿並晉恭王棡之子

命翰林學士胡廣等修五經四書及宋儒性理諸書

諭胡廣等曰五經四書傳註之外諸儒有發明者其採附于下周程張朱所著如太極通書西銘正蒙亦

類聚成編命舉朝臣及四方文學之士同纂修開館東華門外廣等總其事書成名曰大全

蠲蘇松杭嘉湖水災田租

蘇松杭嘉湖水災蠲田租四十七萬九千餘石

乙未十三年春正月瑪哈穆特遣使來朝

瑪哈穆特遣使謝罪貢馬詞極卑順帝曰衛拉特故不足與較受其獻館其使者

二月張輔等師還

張輔既定交阯至是班師還論功賞賚有差

釋工作囚徒

先是命出繫囚輸作贖罪既而多亡者有司請捕之帝曰此皆衣食空乏出于不得已遂命見役者俱還家共釋四千九百餘人

三月帝策士于北京

賜陳循等三百五十一人及第出身有差建進士題名碑于北京國子監[質實]陳循字德遵泰和人

罷海運

會通河既濬漕運大通遂罷海運

夏四月命英國公張輔出鎮交阯

輔班師甫還會韓觀卒復命佩征夷將軍印出鎮輔至交阯討餘寇陳月湖等平之

兵部尚書兼詹事金忠卒

忠少讀書善易卜兄戍通州亡忠補戍既至編卒伍賣卜北平市多中市人傳以為神僧道衍稱于帝將起兵名忠卜得鑄印乘軒之卦曰此象貴不可言自是出入燕府常以所占勸舉大事帝深信之遂贊戎務為謀臣及帝即位論佐命功擢工部右侍郎進兵部尚書帝起兵時高煦從戰有功許以為太子邱福等勸立之獨忠以為不可歷數古適孽事帝不能奪于是立世子為王太子而忠為東宮輔導以尚書兼詹事帝北征輔太子監國帝入高煦譖悉徵東宮官屬下獄以忠勲舊不問而密令審察太子事忠言無有帝怒忠免冠頓首願連坐以保之以故太子得無廢而宮僚黄淮楊溥等亦獲全至是卒

五月丁酉朔日有食之

開清江浦

初漕粟至淮安陸運以達清河勞費甚鉅平江伯陳瑄總漕運采故老言請自淮安城西管家湖鑿渠二十里為清江浦導湖水入淮置四閘以宣洩又緣湖十里築隄引漕舟直達于河漕運稱便

質實

清江浦在淮安府山陽縣西北運河由此小清口為水陸孔途舊名沙河宋轉運使喬維岳所開其後淤塞瑄因其舊渠開河置牐易名曰清江浦清河泗河亦名清河在清河縣治西自山東泗水縣由徐邳經桃源縣至清河縣西北分為大小清河大清河由縣東北小清河由縣東南俱入于淮管家湖在淮安城西望雲門外舊有南北二湖自湖至淮河鴨陳口僅二十里與清河口相直四閘曰移風曰清江曰福興曰新莊以時啓閉嚴其禁時浚儀真瓜州通湖鑿石梁百步二洪平水勢開泰州白塔河通大江築高郵

湖隄隄內鑿渠亘四十里以疏湖流

發明天下之賦半出東南東南之水不治漕運何由北達永樂九年既復會通河至是復因喬維岳故道開清江浦湖水入淮始通漕舟視舊之輸輓艱而人力費者其利溥矣此齊魯之間宋禮功多江淮之間陳瑄功多也夫

六月振北京河南山東水災

秋八月振山東河南北京順天州縣饑

九月北京地震

冬十月命死罪皆五覆奏

時法司奏冒支官糧者帝怒命戮之及覆奏帝曰朕過矣其論如律自今死罪者皆五覆奏著為令

十二月蠲順天蘇州鳳陽浙江湖廣河南山東州縣水旱田租

丙申十四年春正月振北京河南山東饑

免永樂十二年逋租發粟一百三十七萬石有奇振之

三月阿嚕台敗衛拉特來獻捷

瑪哈穆特與阿嚕台戰阿嚕台敗之執俘獻捷賜賚有差

夏四月禮部尚書呂震請封禪不許

禮部郎中周訥請封禪震力讚之言聖德神功昭格上下宜如訥請帝謂震曰今天下雖無事然水旱疾疫亦間有之朕每聞郡縣上奏未嘗不惕然于心豈敢自謂太平之世且聖經未嘗言封禪唐太宗亦不為封禪魏徵每以堯舜之事望太宗爾欲處朕於太宗之下亦異乎徵之所以愛君者矣不許

發明　封禪非古也其事始于秦震禮官藉其說以希主謬矣曹縣獻騶虞榜葛剌國獻麒麟震皆賀至大嶽山三呼萬歲震以為山川效靈帝亦為非君子事君之道乃終不改壽星見則賀五色雲見則賀金水河太液池冰凝亦賀宗伯之職不務寅清之道止言祥瑞夫古者巡狩方岳告祭柴望所以尊天而懷百神非封禪之謂震請封禪且逢事輒賀豈徒不學無術哉蓋亦諂諛實甚矣

秋七月河決開封

成祖簒奪之初果於殺戮以立威泄憤陳瑛遂得逞其毒手以覬倖寵思逆天下既定更宜布德示公廓然昭無我之度乃復信用紀綱俾得售其黠惡其意何居至此罪終不免于刑戮然及其誅夷天下之禁其盡者已

決開封州縣十四入于淮

掌錦衣衛事紀綱伏誅

綱便辟詭黠善鉤人意帝愛幸之令典詔獄都御史陳瑛滅建文朝忠臣數十族親屬被戮者數萬人綱希帝旨廣布校尉日摘臣民陰事帝悉下綱治深文誣詆帝以為忠擢都指揮僉事掌錦衣衛事綱益恣橫且謀不軌內侍讐綱者發其罪命給事御史廷劾下都察院按治具有狀即日磔于布家屬無少長皆戍邊天下快之

九月京師地震

始命御史巡鹽

衆殃網山險固不足責成祖亦殘忍不仁也哉

冬十月帝還京師

十一月議營建北京

先是車駕至自北京將分建兩都工部奏請擇日興工帝以營建事重命文武羣臣議之上疏曰北京乃聖上龍興之地北枕居庸西峙太行東連山海南俯中原沃壤千里山川形勝足以控四夷制天下誠帝王萬世之都也比年聖駕巡狩萬國來同民物阜成嘉祥恊應天意人心昭然可見然重于勞民延緩至今惟宗社大計正當爲之時況今漕運已通儲蓄充溢營建之辰天實啓之乞早賜聖斷勅所司興工以成國家悠久之業從之

召張輔還

輔凡四至交阯前後建郡邑及增設驛傳遞運規畫甚備交人所畏惟輔至是召還

丁酉十五年春二月谷王橞有罪廢為庶人

橞自徙封長沙恃前開門功日益驕恣奪民田侵公稅殺無罪人招匿亡命習兵法戰陣謀不軌其護衛張興懼禍及因奏事北京白之帝未信興過南京復啓太子且曰乞他日無連坐橞致書蜀王椿為隱語欲結椿為援椿貽書切責不聽會椿子崇寧王悅㸅得罪逃橞所橞因詭衆曰我開金川門出建文君今在邸中我將為申大義椿聞之上變告帝嘆曰朕待橞厚張興常為朕言不忍信今果然乃召橞入朝示以蜀王章橞伏地請罪羣臣請誅之又下諸王議皆以為當死帝曰諸王羣臣奉大義國法固爾吾寧生橞乃廢橞及其二子並為庶人誅諸通謀者興以先發不坐

高煦恃寵横行募兵劫掠不軌之極已形至于擅殺指揮尤目無法紀成祖既廉得其事立加

命豐城侯李彬鎮交阯

命彬佩將軍印充總兵官往鎮交阯且諭曰交阯本中國地其人皆朝廷赤子朕懷撫綏勤于夙夜爾久事藩邸付兹重寄宜日親賢人君子效古良將之所為審度事機區畫有法庶副朕委任

命泰寧侯陳珪繕北京工柳升王通副之

鑄印給之制視都督府文曰繕工之印

三月漢王高煦有罪徙封樂安州

高煦初封雲南煦曰我何罪斥萬里不肯行帝北巡力請歸南京不得已聽之又請得天策衛為護衛曰唐太宗天策上將吾得之豈偶然又乘間請益兩護衛所為益恣每從北征在帝左右媒孽東宮事譖解

廢黜實為罰蔽厥辜當時太子不念其讒害之惡曲示包容雖稱大度若國典所在豈宜參以兄弟私情況削爵拘囚不過少示挫辱于高煦又復何損倘因此思愆改善或可長難保全乃太子以婦人涕泣陳請仍令就藩出使梟撓性成規謀潛蓄他

繒至死黃淮等繫獄已而改封青州又托故不欲往帝始疑之高煦私選各衛健士為腹心又募兵三千人不隷籍兵部縱使刼掠兵馬指揮徐野驢擒治之高煦手鐵瓜撾殺野驢衆莫敢言遂僭用乘輿器物帝聞之怒還京師盡得其不法數十事召至切責之褫冠服縶西華門將廢為庶人皇太子涕泣力救乃削兩護衛誅其左右數人徙封樂安州趣即日行

質實

樂安州唐棣州明為樂安州後改名武定令升為府領州一縣九屬山東省天策衛隷南京前軍都督府西華門紫禁城其門凡八曰承天門曰端門曰午門東曰左掖門西曰右掖門再東曰東華門再西曰西華門向北曰元武門

帝北巡命皇太子監國

帝巡北京命皇太子監國胡廣楊榮金幼孜從

日逍遥見縶竟至身殉銅缸則一朝姑息之愛適以貽之害耳

秋八月甌寧人進金丹斥之

行在通政司言甌寧縣人進金丹及方書帝曰此妖人也秦皇漢武一生為方士所欺求長生不死之藥此又欲欺朕朕無所用金丹令自食之方書亦與毀之毋令別欺人也

質實 甌寧縣宋置明與建安縣同為建寧府治令因之

九月曲阜孔子廟成

修曲阜孔子廟訖工帝親製文勒石

冬十一月命趙玒巡督塞北屯戍

以玒為兵部尚書巡督塞外凡軍民利病及邊務不便者具以聞

質實 趙玒字雲翰夏縣人

戊戌十六年春正月交阯復亂

交人故好亂中官馬騏以采辦至大索境內珍寶人情騷動桀黠者鼓煽之大軍甫還即並起為寇順州土官叚公丁陳思齊力戰死李彬遣將討滅之而反者猶不止至是俄樂巡檢黎利及乂安知府潘僚南靈州千戶陳順慶乂安衛百戶陳直誠復乘機作亂其他奸宄四起自署官爵皆殺將吏焚廬舍彬東西征勦日不暇給利初事陳氏為金吾將軍歸命後授巡檢以是常怏怏及大軍還遂僭稱平定王以弟石為相國與其黨放兵肆掠交阯左右參政侯保馮貴死馬帝以賊久未平命榮昌伯陳智為左參將助彬討之其後羣寇悉破滅惟利竄匿老撾彬檄其長發所部兵捕之不獲

質實　叚公丁陳思齊交阯南策州人侯保贊皇人交阯右參政黎利為寇保率民兵築堡于要害禦之賊來攻保戰死馬貴武陵人

成祖時所號功臣其始皆燕藩逆黨然諸人不過附和擁戴尚非搆叛之尤若姚廣孝出自緇流嘗其選僧而請侍燕邸則在洪武時早已隱懷不軌迨燕王欲稱兵犯順何人心向彼之言尚不無少懷忌憚而廣孝屢陳

交阯左參政撫輯流民歸附者衆有土兵二萬餘人皆勁勇習戰每出陣有功中官馬騏疾之盡奪其土兵及黎利反衆強貴勒捕止以卒數百遇賊兵貴力戰而死陳智壽州人

三月姚廣孝死

帝用兵有天下廣孝之力為多既拜太子少師歸長洲候同產姊姊不納訪其友王賓賓亦不見但遙語曰和尚誤矣和尚誤矣復往見姊姊詈之廣孝惘然至是死追封榮國公

質實 王賓號光菴長洲人

王賓不見廣孝舊史例議謂廣孝出振蘇湖至長洲曾徒步訪賓賓謝若平生為作振究記鋪陳其功德考震澤記聞賓稱吳中高士豈肯漫作諛語頌要人功德且其記亦不傳舊說不足信今明史廣孝本傳采建遺文跡語當可據

天道力為從忠本其好亂之心復佐以陰鷙之謀又適會骨肉危疑釁端有在遂思一逞以快其心令成祖永被惡名而惠帝遂傾國祚身為戎首實不容誅以視左吴伍被之流其教反同而凶險實為過之顧欲自比于劉秉忠其亦不倫甚矣今特據

夏五月重修太祖實錄成

夏原吉等重修太祖實錄成上之共二百五十七卷為二百五十冊又寶訓十五卷為十五冊御殿以受令別錄藏古今通集庫頒賞有差

胡廣卒

廣以醇謹見幸帝北征與楊榮金幼孜從數召對策殿或至夜分過山川阨塞立馬議論行或稍後輒遣騎四出求索帝再北征皇長孫從命廣與榮幼孜軍中講經史帝徵烏斯藏僧作法會為高帝高后薦福言見諸祥異廣乃獻聖孝瑞應頌禮部郎中周訥請封禪廣言其不可上卻封禪頌帝益親愛之廣性縝密帝前所言及所治職務出未嘗告人故始終保恩寵時人以方漢胡廣及是卒 廣初與解縉同侍宴

揚雄貢充等例變文書死以著其罪且以見亂臣賊子之誅不容有佚罰也

帝曰爾二人生同里仕又同官緡有子廣女可妻之廣頓首曰臣妻方娠未卜男女帝笑曰定生女已而果生女遂約婚緡子禎亮及緡家戍遼東廣欲離婚女截耳誓曰薄命之婚上主之父面承之有死無二越數年解家獲赦還女卒歸禎亮事姑極孝

發明 廣秉性敦厚居官縝密故始終恩寵弗衰然一以委蛇求合主意在建文朝則對策斥親藩在永樂朝則以首先迎附見幸雍容揄揚曲學阿世雖沒世固寵亦有愧其女矣廣既不能死而又少骨鯁風為世所譏宜哉

秋七月下贊善梁潛司諫周冕于獄殺之

時太子監國宦寺黃儼等黨趙王高燧陰謀奪嫡百端讒搆會有陳千戶擅取民財太子令謫交阯立功

後念其舊有軍功且宥之或言陳千戶不當宥太子
擅赦罪人帝怒以濳晃預聞之而不諫止輔導有闕
俱下獄死質實周晃繫昌人

冬十二月申嚴官吏犯贓禁

帝諭法司曰唐太宗惡官吏貪濁犯贓必寘法吏尚
清謹民免掊克貞觀所以為盛朕屢勅中外諸司不
許妄役一夫擅歛一財而官吏恣肆
自若百姓苦之繼今犯贓必論如法

命成山侯王通振陝西饑

陝西旱命王通偕戶部官馳傳往振諭之曰民饑朝
不保夕譬之赴救水火當速往毋緩于是振饑民九
萬八千餘戶給米十
萬四千三百餘石

己亥 十七年夏六月免順天水灾田租

倭寇遼東總兵官劉江擊破之

倭數寇海上南訖浙閩北抵遼陽凡瀕海郡邑多被害江總兵領之相度形勢至金州衛金線島西北望海堝上其地特高廣可駐兵防禦凡寇至必先經此實濱海咽喉地上疏請于此築城堡設烽堠嚴兵以待寇帝從之時瞭者言東南海島中舉火江急引兵赴堝上倭至王家山島乘海艄直逼堝上登岸魚貫行一賊貌甚惡揮兵率衆勢大鋭江略不為意依山設伏别遣將潛燒賊船斷其歸路以步卒迎戰佯却賊入伏中礮舉伏起賊大敗走入空堡中江開西壁縱之復分兩路夾擊盡覆之斬首千餘級生擒百餘人無一逸者自是倭大創不敢復入遼東

質實 金線島在金州衛東又有蓮花島杏園島共七十二

島環列海濱望海堝在金線島北今屬奉天府寧海縣堝地特高可屯兵瞭望為瀕海要地王家山島在寧海縣東南海中空堡為櫻桃園舊堡

冬十二月命在外死囚送京師審錄

帝諭法司曰刑者聖人所慎匹夫匹婦不得其死足傷天地之和召水旱之災甚非朕寬恤之意自今在外諸司死罪咸送京師審錄必三覆奏然後行刑

御定資治通鑑綱目三編卷六

御定資治通鑑綱目三編卷七

起庚子明成祖永樂十八年盡乙巳明仁宗洪熙元年凡六年

庚子十八年春二月蒲臺妖婦唐賽兒作亂討平之

賽兒蒲臺縣民林三妻自稱佛母以幻術聚衆據益都卸石柵寨為亂指揮高鳳領兵捕之敗歿勢遂熾其黨董彥昇等攻下莒即墨圍安邱詔安遠侯柳升與都指揮劉忠將京軍往勦升至圍賊寨賊遣人詭乞降云寨中食盡且無水東門舊有汲道議趨此宵遁升自以大將意輕賊信之即往據汲道賊夜襲官軍軍亂忠力戰中流矢死賽兒遁去比明升始覺追不及別賊賓鴻等攻安邱益急知縣張𤦺縣丞馬摛

集民夫八百餘人以死拒戰賊復合莒即墨衆併力攻之聲言屠城都指揮僉事衛青備倭海上聞圍急帥千騎晝夜馳抵城下奮擊敗之賊收餘衆再戰又大敗之斬馘六千餘人時城中旦夕不能支使青救稍遲城必陷比三日升始至青迎謁升怒其不待已捽出之鰲山指揮王真亦殲賊諸城賊遂平而賽兒卒不獲帝賜書勞青切責升刑部尚書吳中劾奏升征勦妖賊失機冒功賊徒憑高無水且乏資糧當坐困之升全不留心及臨賊境又不設備致賊夜斫營殺傷軍士劉忠身先士卒升不救援衛青解安邱圍反忌青功而摧辱之請治其罪遂下升獄擢青山東都指揮使真都指揮同知旗搗左右參議已乃釋升帝以賽兒久不獲慮削髮為尼或混處女道士中遂命法司凡北京山東境內尼及女道士悉逮至京詰之所在多擾既擢刑部郎中段民為山東左參政民至力為拊宥人情始安

質實

蒲臺漢濕沃縣

地隋置蒲臺縣宋省入渤海縣金復置屬濱州元屬般陽路明仍屬濱州今屬山東武定府益都漢侯國三國魏置益都縣金益都府元益都路明仍置縣屬青州府今因之卸石棚在益都縣西南即墨齊邑漢縣為膠東國治北齊廢隋復于不其故城東北置即墨縣元屬膠州明屬萊州府今因之安邱春秋莒渠邱父封邑漢置安邱縣屬北海郡與琅邪之安邱異隋復置安邱縣宋金元仍舊明屬青州府今因之鰲山衛名在即墨縣東四十里洪武二十一年建今裁諸城漢諸縣北齊省入東武縣隋改諸城唐置密州治北明改縣屬青州府今因之高鳳張旗馬擒里系未詳衛青字明德松江華亭人王真里系未詳吳中字思正武城人段民字時舉武進人

夏六月北京地震

秋八月丁酉朔日有食之

九月召皇太子

北京宮殿將成欽天監言明年正月朔日上吉宜御新殿遂遣夏原吉齎勑召皇太子尋又勑皇孫從行期十二月終至北京

詔自明年改京師為南京北京為京師

命行在禮部明年正月朔以北京為京師去行在稱取南京各印信給京師諸衙門南京衙門別鑄加南京二字

冬十一月以遷都詔天下

詔曰朕皇考高皇帝建都江左肇造邦基肆朕纘承惟懷永圖眷茲北京實爲都會天意所屬卜筮攸同乃倣古制徇輿情立兩京置郊社宗廟創建宮室上以紹先志下以詒子孫營建以來天下軍民樂于趨事天人協贊景貺駢臻今工告成以明年正朔御奉天殿朝百官

振青萊饑

凡十五萬三千七百餘户皇太子過鄒縣見民草食下馬入民舍皆衣不掩體歎曰民隱不上聞若此乎山東布政使石執中來迎詰之對已奏請停今年秋稅太子曰民餓且死尚及徵稅耶速督郡縣勘饑民口數近地約三日遠五日悉發官粟振之執中請人給三斗曰與六斗汝毋懼吾自奏上也及至京以聞帝是之曰昔范仲淹子猶能舉麥舟濟其父之故舊況百姓吾赤子乎 周質實 鄒縣漢置騶縣晉改

鄒明屬兗州府令因之

十二月北京郊廟宮殿成

初營建北京凡廟社郊祀壇場宮殿門闕規制悉如南京而高敞壯麗過之復于皇城東南建皇太孫宮東安門外建十王邸通為屋八千三百五十楹自永樂十五年六月興工至是乃成

質實 東安門皇城周十八里有奇東曰東安門

置東厰

帝七年已令中官刺事及北京初建尤銳意防姦令錦衣官校專司緝訪復慮外官瞻徇乃立東厰于東安門北以內監掌之由是中官之勢日重訖于明亡不可復制

發明明太祖初制内侍不許讀書惟置監局而不兼文武銜不侵外廷政備掖廷供灑掃而已建文御内侍嚴多逃入燕軍洩朝廷事成祖德之即位後頗加委任監軍出使將兵分鎮往往用之乃至立東厰刺外事寄以心腹勢敵錦衣後憲宗信用汪直更有西厰之設羅織益横倍于東厰消末季乘時竊柄日擅威福元氣削而天下用是危矣此東厰為濫觴而成祖實階之厲也

辛丑十九年春正月遷都北京赦

正月甲子朔上躬詣太廟奉安五廟神主命皇太子詣天地壇奉安昊天上帝后土皇地祇神主皇太孫詣社稷壇奉安太社太稷神主黔國公沐晟詣山川壇奉安山川諸神主御奉天殿受朝賀甲戌大祀天地于南郊戊寅大赦天下

質實太廟五廟明會典國初于闕左建四廟德祖廟居中懿祖居東第一

廟熙祖居西第一廟仁祖居東第二廟以廟與主皆南向三祖合食于德祖廟德祖南向三祖以次東西向洪武九年改建太廟其制為正殿前後為寢殿俱翼以兩廡寢殿九間以一間為一室中一室奉安德祖神主懿祖居東第一室熙祖居西第一室仁祖居東第二室主皆南向及時享于正殿德祖居中南向懿祖列于左西向熙祖列于右東向仁祖列于懿祖之次西向洪武三十一年以後奉安高廟神主于寢殿西第二室居熙祖之次此南京太廟之制及遷都北京建廟與南京同天壇在正陽門外南郊地壇在安定門外北郊社稷壇明會典國初太社太稷異壇同壝祭太社以后土句龍氏配祭太稷以后稷氏配洪武十年改建社稷壇于午門外之右同壇同壝臨祭時太社居東太稷居西俱北向奉仁祖配西向至是始罷勾龍后稷洪武三十一年後更奉太祖配永樂中北京社稷壇成與南京舊制同山川壇明會典國

初建山川壇于天地壇之西正殿七間祭太歲風雲雷雨五嶽五鎮四海四瀆鍾山之神東西廡各十五間分祭京畿山川壇西有先農壇壇東有旗纛廟壇南有藉田一所京師山川壇俱與南京舊制同惟正殿鍾山之右添祭天壽山之神

夏四月奉天謹身華蓋三殿災詔羣臣直言闕失

詔曰朕仿古建二京乃三殿同災朕心惶懼意者敬天事神禮有怠歟祖法戾政務乖歟小人在位賢士隱遯歟刑獄冤濫歟讒慝交作歟掊克及田里歟蠹財妄費用無度歟祖稅太重傜役不均歟軍旅未息征調無方饋餉乏歟工作過度民力敝歟奸人附勢羣吏弄法有司闒茸不治歟爾文武羣臣條陳無隱于是詔罷不便于民及不急諸務蠲十七年以前逋賦及十八年被災田租

質實 華蓋殿在奉天

立國原不徒恃金湯為固然如燕地負山帶海形勢雄偉臨中夏而控北荒誠所謂扼天下之吭而拊其背者故金元皆以此

殿北再北曰謹身殿

命蹇義等分巡天下安撫軍民

以三殿災勅廷臣二十六人分巡天下問軍民疾苦文武長吏擾民者奏黜之

殺主事蕭儀

左庶子兼侍講鄒緝應詔上言畧曰陛下肇建北京工鉅費繁調度甚廣農民終歲供役猶且伐桑棗以供薪剥桑皮以為楮加之官吏橫征日甚一日非其土產動科千百小民轉購他所其值倍蓰及至進納多不中程往復輾轉重為民累又自營建以來工匠假托威勢驅民移徙號令一出屋宇立摧與究粗完又復重徙有三四遷而不能定居者此陛下所不知而民人疾怨者也貪官污吏徧布內外朝廷每遣一

龍興虎視其比
建康偏安之地
相去逈若天淵
成祖自就封北
平屢經出塞凡
天時地利所在
籌之已熟故即
位以後決計遷
都定其規模而
後從事卓識獨
斷誠非近慮者
所可及不得以
戀舊邸營之也
至若非常之原
黎民所懼一時
營建工役繁興

人虐取苛求初無限量有司承奉唯恐不及剥下媚
上有同交易小民所積幾何而誅求若此今山東河
南山西陜西水旱相仍民至剥樹皮掘草根為食而
京師聚僧道萬餘人日耗廪米此奪民食以養無用
也朝廷歲賫錢幣市馬外蕃所出數十萬而所取不
能一二散馬民間馬死輒令賠補不知人民耗矣多
馬奚裨漠北降人皆懷窺覘非真遠慕王化乃使羣
居輦轂盛供帳厚賞賚以優之此豈足明廣大耶夫
奉天殿陛下正朝也災首及焉自非省躬責已改革
政化疏滌天下窮困之人不能上回天怒願陛下還
都南京保養聖躬散遣工匠停止征派毋聽小人重
勞天下將災沴不作太平可致矣疏入不省時帝方
以定都詔天下忽罹火災頗懼而言事者僉云遷都
不便帝不懌義言尤峻切帝于是發怒殺儀而緝竟
得無質實蕭儀樂
罪安人

自不能保其必興怨讟蕭儀等狃于書生之見紛紛諫阻實為未達于事理不知盤庚遷殷尚屢念浮言之胥動則可與樂成難與慮始者寧獨後世為然哉

五月出給事柯暹御史鄭維桓等為知州

柯暹鄭維桓等言事訐直俱謫知交阯 質實柯暹字啓暉池州建德人鄭維桓慈谿人

秋八月辛卯朔日有食之

冬十一月遣使覈天下庫藏

分遣內官監察御史查勘兩京及天下庫藏逓年出納之數

下戶部尚書夏原吉等于獄兵部尚書方賓自殺

帝將大舉北征詔原吉賓及刑部尚書吳中等議皆以為兵不當出帝召賓賓力言軍興費絀帝不懌召原吉問邊儲多寡對曰比年師出無功軍儲十喪八九災眚迭作內外俱疲乞遣將往征勿勞車駕立命

原吉出視開平糧儲而吳中入對如賓言帝益怒下原吉及中于獄賓懼自經死遂命侍郎張本等分往山東山西河南及應天順天諸府督造糧車發丁夫輓運期以明年二月集宣府

下侍讀李時勉于獄

先是時勉應求言詔條上時務十五事極言北京營建之非及遠國入貢人不宜使羣居輦下忤帝意已觀其他說多中時病抵之地復取視者再率多施行會大臣希旨詆言者謗訕至是遂下獄

壬寅 二十年春正月己未朔日有食之

罷朝會詔羣臣修省

三月詔有司遇災先振後聞

戸部奏直隷開州等州縣民饑帝歎曰有司必至饑民嗷嗷始達于朝又必待命下乃振之餓死者已不逮矣其令自後遇饑即質實開州金置明屬驗實發倉振之而後聞　實大名府今因之

帝自將征阿嚕台命皇太子監國

阿嚕台初為衛拉特所敗窮戚南竄帝納而封之數年生聚繁富浸桀驁拘留朝使其貢使歸多行刦掠又時出沒塞下為懸至是大入興和殺都指揮王煥帝于是決策親征

夏六月雨水傷稼

南北畿山東數十州縣霪雨傷稼

秋七月帝至沙珲原阿嚕台遁遂征烏梁海

大軍至開平諜報阿嚕台攻萬全諸將請分兵還擊帝曰詐也彼慮吾搗巢欲以此牽制我知大軍北行必已喪膽況敢攻城哉疾驅之攻萬全者果遁去大軍次沙琿原阿嚕台大懼母妻皆詈之于是與其家屬直北走盡棄輜重於庫楞海側乃命發兵焚之收其牲畜而還帝謂諸將曰阿嚕台敢悖逆恃烏梁海為羽翼也當移師翦之遂簡步騎二萬五道並進諭曰軍至魁且西走邀之必獲至奇拉爾河其衆數萬果驅牛馬車輛西走遇大軍倉卒迎戰帝麾騎夾擊自率前鋒衝之斬首數百級餘走散其地背河面左皆山大軍依山而軍帝乘高望之見其衆稍聚乃麾兵繞出其右分兵渡河斷其後衆哭至盡獲之又麾兵繞出其左先伏神機弩於深林中又命嚴陣山下以待已而其衆盡棄輜重走左帝麾騎與山下兵馳追之及林間伏發遂大潰追奔三十里斬部長數十人別以兵狥河西斬獲甚衆烏梁海餘黨老弱皆詣

成祖每出征輒以國事委之太

軍門降

質實沙琿原在興和北奇拉爾河方輿紀要在朶顔境内 奇拉爾河舊作屈裂兒今改

免南北畿山東河南州縣糧芻七十萬

南北畿山東河南各州縣水災糧三十三萬八千有奇芻三十八萬有奇皇太子皆免之

八月詔班師

諸將分道捕擊者亦以次獻捷乃下詔班師

九月帝還京師

壬戌帝乘法駕入京城躬告天地宗廟社稷御奉天門朝百官受賀

下左春坊大學士楊士奇吏部尚書兼詹事蹇義于獄

子其還也必還怒宮僚紛紛下獄至庾死者接踵雖譖人交搆所致亦由成祖之處置失宜蓋立儲已鮮克善全而監國尤易招疑釁即總師以出大事原可由行在覩裁庶務亦可簡重臣分理何必令在潛勿用之人總攝朝政使媒孽者得藉以為辭

尋釋之

太子屢遭讒搆帝以士奇輔導有闕下錦衣獄禮部尚書呂震壻張鶴朝參失儀太子宥之帝怒義不匡正命與震並下獄尋皆釋之 質實張鶴時官戶部主事

冬十月遣使覈天下倉儲

分遣中官及朝臣八十人覈天下倉糧出納之數

閏十二月乾清宮災

戊寅夜乾清宮災 質實乾清宮在乾清門內

癸卯二十一年春三月御史王愈等決囚誤殺無罪四人

哉

坐棄市

監察御史王愈及刑部錦衣衛官四人會決重囚誤殺無罪四人事聞帝命法司執愈等償死即日皆棄市 質實王愈修武人

夏五月免開封南陽衛輝鳳陽等府水災田租

去年夏秋霖雨黃河氾溢傷田稼帝命遣人按視蠲其租稅 質實南陽秦郡元明為府今因之

趙護衛指揮孟賢等謀逆伏誅

先是高燧與高煦謀奪嫡時時譖太子凡太子宮僚多得罪既而帝聞其不法事大怒誅其長史顧晟褫高燧冠服以太子力解得免至是帝有疾護衛指揮孟賢等結欽天監官王射成及內侍楊慶養子造偽

詔誅進毒于帝侯晏篤詔從中下廢太子立趙王時
總旂王瑜姻家髙以正者為賢等晝謀誅定告瑜瑜
上變帝曰豈應有此立捕賢等得所為偽詔帝顧髙
燧曰爾為之耶髙燧大懼不能言太子又力為之解
曰此下人所為髙燧必不與知乃得免賢等悉伏誅{質實總旂明史兵志凡千百户所各設總旂二
小旂十王瑜字廷璽山陽人仕至右軍督都府僉事}

六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秋七月釋李時勉于獄復其官

帝復自將征阿嚕台命皇太子監國

邊將言阿嚕台將率衆南犯帝曰去秋寇犯興和朕
率師擣其巢穴復勦其黨烏梁海其窮甚矣今以朕

既得志必不復出朕當率兵先駐塞外以待之彼不虞吾兵已出而輕肆妄動我因其勞而擊之破之必矣于是部分諸軍以寧陽侯陳懋為前鋒馳攻之

八月免兩京山東郡縣水災田租

皇太子諭戶部曰今年南北直隷并山東郡縣水旱之處糧芻皆無出而有司徵索不已甚為朝廷歛怨其悉蠲之

冬十月帝至上莊堡蒙古額森托噶來降詔班師

大軍至西陽河聞阿嚕台為衛拉特所敗部落潰散遂駐師前鋒陳懋追寇至宿嵬山不見敵遇王子額森托噶率妻子部屬來歸遣人馳奏命偕來入見帝大喜封為忠勇王賜姓名曰金忠賞賚甚厚遂班師

質實上莊堡在萬全右衛北其地有上莊堡膳房堡新開口堡新河口堡俱永樂以後置今宣化府萬全縣北境西陽河即西洋河在宣化府懷安縣西北自山西天鎮縣流入經西陽河堡下流與東洋河合宿嵬山方輿紀要在興和北亦曰宿嵬口度漠處也額森托噶元太保布哈六世孫　額森托噶舊作也先土干布哈舊作不花今並改

十一月帝還京師

駕至京師陳鹵簿帝乘御輦入告天地宗廟社稷御奉天門朝羣臣時諸番貢使咸集闕下羣臣上表稱賀

甲辰二十二年春正月復詔北征

金忠數請擊阿嚕台願為前鋒自効帝初不許會開平守將言阿嚕台犯邊羣臣勸帝如忠言帝意遂決敕邊將整兵俟命徵山西山東河南陝西遼東五都司及西寧鞏昌洮岷各衛兵期三月會北京及宣府

質實 西寧秦為西羌所居湟中地漢置破羌縣隋改湟水縣為鄯州治唐吐番據之曰青唐城宋復置鄯州又改西寧州明為衛令升府岷州西魏置明為衛令復為州屬鞏昌府

夏四月帝發京師命皇太子監國

大學士楊榮金幼孜從楊士奇等留京師輔太子大軍至開平獲諜者知阿嚕台遁帝意亦厭兵乃下詔暴阿嚕台罪而宥其來降者諭諸將曰武有七德禁暴除亂是其首也又謂止戈為武令罪人阿嚕台耳脅從之衆有歸降者宜悉意撫綏非持兵器向我師縱勿殺時比年用兵白骨被野帝命瘞諸道旁親製

文祭之至應昌宴羣臣命中官歌太祖御製詞五章
曰此先帝所戒後嗣也雖軍旅不敢忘帝亦自製詞
五章述奉天法祖勤政
恤民意亦命中官歌之
六月至達蘭納穆爾河詔班師
前鋒至達蘭納穆爾河不見敵命張輔等窮搜山谷
三百餘里無一馬跡帝進駐河上命陳懋等前覘懋
至白邙山無所質實達蘭納穆爾河方輿紀要在和
遇以糧盡引還林東北或謂即庫庫諾爾元太
祖初會集部落之地白邙山方輿紀要在漠外達
蘭納穆爾舊作答蘭納木兒庫庫諾爾舊作潤潤納
浯兒今
並改
南京地震

秋七月帝有疾至榆木川崩

帝還至清水源命楊榮金幼孜刻崖石爲銘遣呂震以旋師諭皇太子詔告天下帝已不豫次倉崖戍疾甚顧左右歎曰夏原吉愛我至榆木川疾大漸遺詔傳位皇太子喪禮一如高皇帝遺制遂崩年六十有五楊榮金幼孜等議以六師在外秘不發喪鎔錫爲椑以斂載以龍轝所至朝夕上膳如常儀榮及御馬少監海壽馳赴太子太子遣太孫奉迎鵰鶚谷太孫至于軍中始發喪將及郊迎入仁智殿加殮納梓宮

質實

榆木川在故開平城西北清水源在漠北永樂八年春帝北征過此甘泉溢出名之曰神應　鵰鶚谷在宣府城東北二百七十里元雲州鵰鶚站洪武四年于此置浩嶺驛宣德六年改置堡令屬宣化府龍門縣東境　仁智殿在武英殿後

發明成祖雄才遠畧世稱英主然以藩封篡立慙德實多㢤除之際慘行屠戮季年屢北征雖威震沙漠而躬涖戎行亦云疲矣榆木川之變當時傳聞異辭如明輯畧明書等編謂成祖夜感異夢召問近臣且軍多訛言衆心惶惑及秘不發喪召匠鎔錫製椑以斂且殺匠滅口軍人莫測于是傅會者遂有不得善終之說稗官野史固未可據為傳信或由成祖前此之多行不義殘刻濫誅怨讟之于人所致耶

八月太子高熾即位

大赦天下以明年為洪熙元年

釋夏原吉黄淮等于獄復其官

時原吉及吴中楊勉黄淮楊溥金問皆久繫獄中遣詔至京師太子即釋之咨原吉以時事原吉對以振饑省賦役罷西洋取寳及雲南交阯採辦悉從之既即位復原吉等官

復置三公三孤官

洪武初置三公官以李善長等為之三孤無兼領者建文永樂間罷公孤官至是復設以公侯伯尚書兼之

加楊榮金幼孜楊士竒黄淮等官領内閣事如故

初解縉等入文淵閣皆編檢講讀之官不得專制諸司諸司奏事亦不得相闗白帝即位以榮士竒等皆東宫舊臣乃進榮為太常卿幼孜為户部右侍郎兼文淵閣大學如故士竒為禮部左侍郎兼華葢殿大

黃福之在交阯固得鎮撫荒服之道而紀者遂謂交阯之亂由福召還而益熾殊不盡然試核

學士黃淮為通政使兼武英殿大學士俱掌內制已復置謹身殿大學士改榮為之未幾榮士奇皆遷尚書閣職漸崇

汰冗官

帝以古者官不必備令設官太冗廉汙無別則廉者之心或怠賢否並處則小人之勢常勝其令中外廉察不稱者罷之

九月召黃福于交阯以兵部尚書陳洽代之

福在交阯十九年編氓籍定賦稅興學校置官師數召父老宣諭德意戒屬吏無苛擾一切鎮之以靜上下帖然帝以福久勞于外召還命兼詹事輔太子以兵部尚書陳洽代掌布按二司事福還之日交人扶

福在交阯時事如馬騏等以採辦激變致啓禍源福并未嘗稍加裁抑則所謂戎無苛擾者安在況自簡定陳季擴黎利等相繼迎兵老師糜餉亦不聞福能運籌戡定又何可云上下帖然迨後福銜命再往旋即命還幾遭拘繫則福即不召還其不能

攜走送號泣不忍别福既還交阯賊遂劇訖不能靖 質實 陳洽字叔遠武進人

河溢開封

免今年田租命右都御史王彰往撫恤之 質實 王彰字文明鄭州人

詔自今官用物悉于所產地市之

詔工部曰古者任土作貢不强所無比年如丹漆石青之類所司不究物產之地槩徵郡縣科派病民自今官所用物必于所產地計直市之違者罪不宥

羣臣請公除不許

易月制滿禮部尚書呂震請即吉侍郎楊士奇不可尚書蹇義兼取二說進帝曰梓宮在殯易服豈臣子

邊靖邊疑已可
槩見史家稍緣
過當大率如此

忍言士奇執是也帝乃素冠麻衣經而視朝時羣臣皆已吉服惟士奇及英國公張輔服如常帝歎曰輔武臣也而知禮過六卿由是益見親重

增諸王歲禄

先是名漢王高煦赴京比至與趙王高燧並厚賜之復賜諸王金幣有差帝曰諸叔在者無幾諸兄弟唯趙王居京師他皆守藩于外朕旦夕念焉户部其各益禄米差次之

始置南京守備

以襄城伯李隆為之兼領中軍都督府事為南京要職質實此置南京守備之始李隆字彦平和州人濬之子

山壽以中官出鎮至與叛臣交好已難逭黨惡之誅及身自入朝復以招降為請力保無虞傾畜敕甫往而寇患已深旋復以虛詞掩飾其欺罔之罪益無可逃況仁宗前此曾慮及為其所紿因壽以死自明始從其策則說既不售即當備舉前言予之

鎮守交阯中官山壽請授黎利清化知府從之

初利未叛時與壽相善及利逃老撾益深匿李彬奏言利竄老撾老撾請官軍毋入當盡發所部兵捕利令久不遣其情叵測朝廷疑老撾匿賊令彬送其使臣至京詰問老撾乃逐利已而率衆求撫仍匿俄樂不出帝踐阼後尋寇茶龍敗鎮守參將方政兵殺指揮伍雲會壽入朝力言利與己相信令往諭之必來歸帝曰此賊狡詐若為所紿則其勢益熾不易制也壽叩頭言如臣往諭而利不來臣當萬死帝領之遣壽齎敕授利清化知府慰諭甚至敕甫降利已犯清化殺指揮陳忠利得敕無降意佯言俟秋涼赴官而寇掠不已

質實 茶龍交阯舊州屬乂安府方政全椒人伍雲定遠人陳忠臨淮人

散畿內民所養官馬于諸衛所

顧罰乃非但不加譴責反令其得專進止坐使夜監以招撫養癰縱賊猖獗其失誠不能為之恕仁宗稱明之令辟觀于此亦慈惠有餘而英斷不足者歟

諭兵部曰令太僕馬增數倍而織民一夫或畜三匹四匹畢力于此耕桑盡廢其散馬給諸衛所及臨邊戍卒養習之

質實 明會典在京在外衛所俱有孳牧馬匹以給官軍騎操之用在京及南北直隸衛所屬兩京太僕寺在外屬各該行太僕寺苑馬寺及都司皆委官提督每衛委指揮一員所千百戶一員專管孳牧其搭配科駒起解比較等項悉照民間事例

賜少傅兼吏部尚書蹇義等銀章

義進少傅楊士奇進少保楊榮進太子少傅金幼孜進太子少保賜銀章各一曰繩愆糾繆諭以協心贊務或政事有闕或羣臣言而未從者用此章密疏以聞既而進戶部尚書夏原吉少保賜原吉銀章諭勉如義士奇等

四方奏報雨澤隨時省覽或暘雨偶愆預籌補救其法最善通政司乃請送給事中存貯是不但視為具文并與盤閑上聞者何異仁宗慮其過抑仍令奏至即聞深得敬天愛民之義

冬十月復魏國公徐欽爵

初輝祖以忤成祖奪爵及卒復封其子欽十九年來朝不辭徑去成祖怒罷為民至是復故爵

詔有司奏雨澤者即以聞

通政司請彙四方雨澤章奏送給事中收貯帝曰祖宗令天下奏雨澤欲前知水旱以施恤民之政積之通政司已失之矣今又令收貯是欲上之人終不知也自今奏至即以聞

立皇后張氏

后始為帝妃操婦道至謹雅得成祖及仁孝皇后懽帝數為漢趙二王所間體肥碩不能騎射成祖恚至減太子宮膳瀕易者屢矣卒以后故得不廢及帝立冊為皇后

質實 皇后張氏永城人兵馬副指揮

洪武間大封諸王據要郡擁重兵未叹離城之效而禍變已生燕事具明証也迨永樂以後其覬覦非分者如齊如谷尚各懷僥倖之心利弊所在較然可覩則借鑒僨轅仁宗豈應念不及此乃即位之始即裂地以封諸

張騏之女騏追封彭城伯后于洪武十六年封燕世子妃永樂二年封皇太子妃

立子瞻基為皇太子封子八人為王

封子瞻埈為鄭王瞻墉越王瞻墡襄王瞻堈荆王瞻墺淮王瞻塏滕王瞻垍梁王瞻埏衛王

質實

鄭靖王瞻埈帝第二子就藩鳳翔後遷懷慶越靖王瞻墉帝第三子封衛州未之藩卒襄獻王瞻墡帝第五子就藩長沙後遷襄陽荆憲王瞻堈帝第六子就藩建昌後遷蘄州淮靖王瞻墺帝第七子就藩韶州後遷饒州滕懷王瞻塏帝第八子封雲南未之藩卒梁莊王瞻垍帝第九子就藩安陸衛恭王瞻埏帝第十子封懷慶未之藩卒其第四子為蘄獻王瞻垠初封靜樂王永樂十九年卒帝即位追封無後

詔舉賢才

子實為因仍謬悞其後累朝遂沿為故事藩封幾遍中原陸梁者雖旋即剪除而裁抑者又不無過刻建宗祿日衆供億不支仰屋以籌訖無善策固明祖貽謀不臧而仁宗目擊其病不能早討變通亦昧于權術猶益之太端矣

令在京七品在外五品以上官及知縣于五品以下官及軍民中訪薦德行惇篤才能出衆文學優長者量才擢用舉後犯贓則連坐舉者

命大學士會法司錄囚

帝性仁恕諭楊士奇楊榮金幼孜曰比年法司之濫朕所深知所擬大逆不道往往出於文致自今審決重囚卿三人必往同讞有冤抑者雖細故必以聞

十一月宥建文諸臣家屬

詔禮部建文諸臣家屬在教坊司錦衣衛浣衣局及習匠功臣家為奴者悉宥為民還其田土言事謫戍者亦如之

發明成祖革除之際為忠義所不容于是肆其毒虐倒行而逆施建文諸臣備遭慘酷而并取其家屬悉發教坊錦衣浣衣及與功臣為奴又并及其外戚全家戍邊怨毒之流古所未有仁宗心識其冤即位之初首宥諸臣家屬旋復放還外戚之戍邊者可謂寛大之政易稱幹父之蠱仁宗有焉

阿嚕台來貢馬

阿嚕台遣使貢馬賜賚有差降勑宥其前過許令通好

詔羣臣極言得失

帝曰朕承大統君臨億兆亦惟頼文武賢臣共圖康濟矧屬亮陰之際尤切倚毗之心嗣位初首詔直言

而涉月累旬言者無幾夫京師首善地民困於下而不得聞獘膠于習而不知革卿等無慮後譴相與至誠必有嘉謨嘉猷輔朕不逮

赦烏梁海罪

帝遣使敕諭烏梁海官民曰朕承大統凡四方萬國罪無大小悉已赦宥若烏梁海官民敬順天道許令改過自新仍前朝貢聽往來生理諭侍臣曰彼有過而不宥之既無所容將來必為邊患吾不吝屈己以安百姓也

遣御史巡察邊衛

遣御史巡覈緣邊諸衛稽部曲申號令

遣御史分巡天下考察官吏

帝曰國以民為本民安則國安比年牧守官不體朝廷恤民之意侵削擾害民不聊生令分行考察然才器不同當明白具實以聞無惑于小人無屈于勢要無私于親故詢之于衆斷之以公可也又御史朕之耳目勉副朕心必先自治乃可治人若棄廉恥違禮法朕亦不貸往勉之

禁所司擅役屯田軍士

帝曰古者寓兵于農而不奪其時民無轉輸之勞而兵食足後世莫善于漢之屯田先帝立屯種法用心甚至所司數以征徭擾之旣失其時遂無其效其令天下衛所凡屯田軍士不許擅差違者處重法

命都督方政同榮昌伯陳智鎮交阯

命政與智協同鎮守智暗懦素無將畧憚戰因借撫以愚中朝且與政忤遂頓兵不進而山壽一意主撫專進止以故賊益猖獗官軍不能制

十二月宥建文諸臣外戚全家戍邊者留一人餘悉放還

建文中齊黃諸臣外戚全家謫邊者令家存一丁于戍所餘放為民

書天下三司官姓名于奉天門西序

帝曰庶官賢否軍民休戚所係唐太宗書刺史名于屏朝夕省覽聞有善政則各疏于下故當時皆思奮勵致治效斗米三錢外户不閉皇考亦嘗書中外官姓名于武英殿南廊今五府六部朝夕接見得詢察

賢否若三司官朕既不識又不悉姓名雖或聞其賢否邪正既久不能不忘有善上忘誰肯自勵有不善上忘亦誰肯自戒如此何以望治具書三司官姓名揭諸西序朕得覩之以考察行事而黜陟焉

葬長陵

謚曰體天宏道高明廣運聖武神功純仁至孝文皇帝廟號太宗葬長陵嘉靖中更廟號曰成祖

實 長陵在昌平州天壽山中峯之下

明史贊曰成祖少長習兵據幽燕形勝之地乘建文孱弱長驅內向即位以後躬行節儉水旱朝告夕賑無有壅蔽知人善任表裏洞達雄武之畧同符高祖六師屢出漠北塵清季年威德遐被四方賓服受命入貢者殆三十國幅幀之廣遠邁漢唐成功駿烈卓乎盛矣然草除之際倒行逆施慙德

又曷可
掩哉

乙巳仁宗昭皇帝洪熙元年春正月壬寅朔御奉天門受

朝不舉樂

帝御奉天門朝羣臣命禮部鴻臚寺不作樂羣臣止
行五拜三叩禮先是禮部尚書呂震請受賀作樂如
大朝儀帝不從震固
請乃止受朝不舉樂

勅內外臣修舉職業

諭曰朕祗紹洪圖仰惟祖宗創業守成之難夙夜惓
惓體天為治嗣位初蠲逋負赦有罪不急之務一切
停罷選任賢良共圖維新之治期天下安於太平令
天下庶事未盡理生民未盡安斯朕之責亦爾文武

羣臣之責尚思勉之

建弘文閣

建弘文閣于思善門詔選諸臣有學行者入直楊士奇薦侍講王進儒士陳繼蹇義薦學録楊敬訓導何澄詔以繼為博士敬為編修澄為給事中日直閣中命學士楊溥掌閣事進佐之帝親授溥閣印曰朕用卿左右非止助益學問亦欲廣知民事為治道輔有所建白封識以進

質實

弘文閣殿閣詞林記仁宗即位建弘文館於思善門外駕常臨幸講論經史但作館不稱閣又考明典故紀聞仁宗作弘文閣於思善門外作印章命翰林學士楊溥掌閣事据此應是閣思善門蕪史思善門外橋西為武英殿陳繼字嗣初吳人幼孤母吳氏躬織以資誦讀比長貫穿經學人呼為陳五經奉母至孝府州交薦以母老不

就母卒哀毁過人仁宗幸弘文閣問令山林亦有名士乎楊士奇以繼對召為國子博士尋改翰林五經博士宣宗初遷檢討引疾歸卒

二月命太監鄭和守備南京

命鄭和領下番官軍守南京於内則與内官王景宏等協同管事遇外有事則與襄城伯李隆等商議施行

帝耕耤田

帝躬祭先農耕耤田

南京地震

凡十有六震四月

又三震五月復震

三月以權謹為文華殿大學士

謹奉母至孝初為光禄署丞以省侍歸母年九十終廬墓三年致泉湧兔馴之異有司以聞帝命馳驛赴闕出其事狀令侍臣廷誦之即拜文華殿大學士謹辭帝曰朕擢卿以風天下為子者

權謹字仲常徐州人永樂四年薦授樂安知縣遷光禄署丞至是拜大學士尋扈從皇太子監國南京宣宗嗣位以疾乞歸改通政司右參議賜白金文綺致仕

詔求直言

初大理寺少卿弋謙言事過激帝不懌尚書呂震吳中等劾謙誣罔帝召士奇等言之士奇對曰謙不諳

大體然心感超擢思欲圖報耳主聖則臣直惟陛下優容之帝乃不罪謙然每見謙詞色甚厲士奇從容言陛下詔求直言謙言不當觸怒外廷悚惕以言為戒令四方朝覲者集闕下見謙如此將謂陛下不能容直言帝曰此固朕不能容亦呂震輩迎合以益朕過今當置之免謙朝參令專視司事未幾言者益少復召士奇就榻前書敕引過曰朕即位以來臣民上章以數百計未嘗不欣然聽納間者弋謙所言多非實事羣臣交章奏其賣直請置諸法朕但免謙朝參自是言者益少去冬無雪春亦少雨陰陽愆伏必有其咎豈無可言而為臣者懷自全計退而默默何以為忠朕于謙一時不能含容未嘗不自愧咎爾羣臣勿以前事戒於國家利弊政令未當者直言弋謙言勿諱謙朝參如故尋擢為右副都御史

質實 弋謙代州人

法令之當否詳審至于再三斯已可矣即廢廷克允亦唯赦之

發明弋謙以言事過激呂震吳中等輒劾其誣罔迨士奇進言仁宗已知震等之迎合且為下敕引過而於震中輩不聞有所䠞斥史稱呂震佞諛傾險吳中為時論所鄙皆一時宵小之流仁宗為明辟既察其奸而優容如故豈所謂英斷不足者歟

振隆平饑

隆平縣饑時柏鄉縣多貯官麥有司請以貸之帝曰饑即振之何貸為

質實隆平漢廣阿唐招廢宋改隆平明因之今縣屬趙州柏鄉漢鄗縣隋柏鄉宋省為鎮後復置縣明因之今縣屬之趙州

詔法司慎刑

詔曰刑者所以禁暴止邪導民于善非務誅殺也吏或深文傅會以致冤濫朕深憫之自今其悉依律擬

三宥之三而止必令法司五奏往復雖多徒滋煩冗究之五又何與于三乎且人主詳求庶獄反覆披覽輕重自無適情即介于幾微疑似之間或覆勘以得其平或集議以乘于是自不致猶有枉縱如必待臣下執奏乃允則明慎之謂何而權歸下移

罪若朕過于嫉惡法外用刑法司奏執五奏不允同三公大臣執奏必允乃已諸司不得鞫囚背及加人宮刑有自宮者以不孝論人之為非父子不相謀是以舜罰不嗣文罪不孥自令非謀反勿連坐親屬古之盛時采聽民言用資戒儆令奸人往往摭拾誣為誹謗法吏刻深鍛鍊成獄刑之不中民則無措其除誹謗禁有告者一切勿治

以陽武侯薛祿為鎮朔大將軍率師巡開平大同

敕命陽武侯薛祿佩鎮朔大將軍印充總兵官率質官軍自開平至大同緣邊巡哨遇寇相機勦捕

實薛祿膠人行六軍中呼曰薛六後貴更名祿

命安平伯李安與榮昌伯陳智同鎮交阯

又開其漸是徒知欽恤之為美而未識救法之要領雖小道必有可觀致遠恐泥此之謂矣

帝改元後鑄將軍印分頒邊將智得征夷副將軍印至是命安平伯李安往佐之

質實李安懷遠人莒國公遠之子

詔北京諸司復稱行在

將還都南京詔北京諸司悉稱行在復北京行部及行後軍都督府

發明成祖建都北京為久遠計仁宗欲復都南京乃復建北京行部及行後軍都督府具時南北兩京官吏互為徵調且諭內監王景宏等修治南京宮殿意甚決矣仁宗即位初銳意求治多善政獨此欲還都一事深違成祖定制時南北困于供億咸以都南京為便不知成祖排羣議而都北京實據天下全勢而籌立國大計豈可輕議遷移者乃士奇輩無一言諫及何哉

夏四月免山東淮徐今年租稅之半

帝聞山東及淮徐民乏食有司徵夏稅方急乃御西角門名士奇草詔免今年夏稅及秋糧之半士奇言上恩至矣但須戶工二部預聞帝曰有司慮國用不足必持不決救民之困當如救災拯溺不可遲也趣命中官具楮筆令士奇就門樓書詔帝覽畢即用璽付外行之顧士奇曰今可語部臣矣

命皇太子居守南京

命皇太子謁孝陵仍居守

振河南及大名饑

河南監察御史行在戶部俱奏請發所在倉粟振濟從之

時勉抗言時事其是非姑不具論即其可罪何妨執付法司乃方召對之時遽令武士以金瓜捶撃致使骨折殆絶殿廷尚復成何體制昔漢明帝自撻郎見譏前史仁宗何亦有此過甚之舉耶

五月左遷李時勉羅汝敬為監察御史尋下獄

侍讀李時勉抗疏言事帝怒召至便殿對不屈命武士撲以金瓜脇折者三曳出幾死明日改交阯道御史命日慮一囚言一事章三上乃下錦衣衛獄時侍講羅汝敬亦言事改御史俱下獄 質實羅汝敬名簡以行字吉水人

帝不豫遣使召皇太子

召蹇義楊士奇黄淮楊榮至思善門命士奇書敕遣中官海壽馳召皇太子于南京

帝崩

年四十有八遺詔皇太子即位

六月太子瞻基至自南京即位

太子方謁孝陵海壽至太子即日就道時南京頗傳凶聞又傳漢王高煦謀伏兵于道邀太子羣臣請整兵衛或請從間道行太子不可曰君父在上誰敢干之驛道馳還至良鄉内監楊瑛尚書夏原吉呂震捧遺詔至宣訖太子哭盡哀入宫發喪越十日即位大赦以明年為宣德元年 質實 良鄉燕中都地漢良鄉縣明屬順天府今因之

尊皇后為皇太后立皇后胡氏

后于永樂十五年選為皇太孫妃已為皇太子妃及是立為皇后 質實 后名善祥濟寧人光祿寺卿胡榮之女

秋閏七月以翰林學士楊溥入內閣

罷弘文閣名溥入內閣與楊士奇等共典幾務王進等以原職隸翰林院帝謂溥曰古君臣更相戒飭用致太平卿將何以輔朕對曰臣受國厚恩安敢忘報帝曰直箴朕過報朕多矣溥曰直言非難能受直言為難陛下既以命臣臣敢不盡忠以告

八月始置巡撫官

以大理寺卿胡概參政葉春巡撫南畿浙江設巡撫始此自是遇災荒盜賊輒遣大臣往巡撫事已召還成化以後遂成定員而三司之任漸輕

質實

胡概字元節豐城人本姓熊隨母適胡氏因胡姓葉春海鹽人

九月葺獻陵

謚曰敬天體道純誠至德弘文欽武章聖達孝昭皇帝廟號仁宗
欽賓獻陵在昌平州天壽山西峯下

明史贊曰當燕兵起仁宗以世子居守全城濟師其後成祖乘輿歲出北征東宮監國朝無廢事然中遭媒孽瀕于危疑者屢矣而終以誠敬獲全善乎其告人曰吾知盡子職而已不知有讒人也是可為萬世子臣之法矣在位一載用人行政善不勝書使天假之年涵濡休養德化之盛豈不與文景比隆哉

更定科舉法

初制鄉試取士雖有定額自洪武十七年詔從實充貢毋以額限嗣後遂多寡不一仁宗時楊士奇請定其額並言禮闈士試當分地而取仁宗以為然乃議鄉試取士南京國子監及南隸共八十人北京國子監及北直隸共五十人江西如之其次浙江福建又次湖廣廣東又次河南四川又次陝西山西山東皆自五揣綴廣西二十人雲南交阯各十人貴州有應舉者就試湖廣會試取士不過百人南人十六北人十四議既定未及行帝即位遂詔行之

質實 明初鄉試定額按明史選舉志洪武三年詔京師行省各舉鄉試直隸貢額百人河南山東山西陝西北平福建江西浙江湖廣皆四十人廣東廣西皆二十五人

御定資治通鑑綱目三編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定資治通鑑綱目三編卷八九

詳校官庶吉士臣朱理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舉人臣章維桓

校對官學録臣常循

謄録監生臣劉釪

御定資治通鑑綱目三編卷八

起丙午明宣宗宣德元年

盡辛亥明宣宗宣德六年凡六年

丙午 宣宗章皇帝宣德元年春正月赦死罪以下運糧宣府自贖

勅翰林刑部都察院大理寺曰歲事肇新春生伊始見問罪囚宜從寬典除情重者不宥外餘皆宥罪俾運糧赴宣府其雜犯死罪自備糧十五石運納文職官吏除用武職調衛徒流遷徙罪運官糧十石武官復職文職官吏調用杖罪運官糧五石各還職役軍民人等應運納者皆復役寧家

命吏部侍郎黄宗載等清理天下軍伍

時軍伍頗缺衛所勾軍州縣多不以實無丁之家誅求不已有丁之户行賄得免興州軍士范濟詣闕言乃命宗載等十五人分往直省清理之其後定清軍例二十四條遣京卿給事中御史以為常　賀實

黄宗載一名垕字厚夫豐城人官至吏部尚書

二月悉除開荒田逋稅

巡按山西監察御史張政言民人先有逃徙荒廢田土逋負税糧近詔赦宥令其復業所有積逋悉為蠲免歉騰遠遁莫不來歸臣見山西民人多復悉沮葢初逃時有司懼罪未申户部負租不准開豁緣其舊業久棄今歸生計尚無若復追徵恐又逃徙帝謂夏原吉曰大赦之後何逋不除豈可謂初未申聞便要

徵納其即下有司悉與蠲免

質實

張政廣德人

耕耤田

南京地震

正月甲辰震至是戊寅又震

三月榮昌伯陳智都督方政討黎利敗績

先是黎利攻圍茶籠又安知府琴彭署州事拒守閱七月糧盡卒疲無援者巡按御史以聞奏至而仁宗崩帝初即位敕責智及三司官智等不為意洪熙元年冬茶籠陷琴彭死之尚書陳洽以聞帝敕智等責以來春平賊召楊士奇楊榮於文華殿帝曰昨諭榮昌伯等敕已行矣朕有一言獨與卿二人知之昔在

南京皇考曾與朕言太祖定天下安南最先歸化黎氏篡陳所必當討求陳氏之後不得故郡縣其地若陳氏尚有後立之猶是太祖之心而一方亦得安靜此語藏在朕心未嘗忘士奇榮對曰永樂三年初征黎賊凡誥敕皆臣等親承面命聖志惓惓在于興滅繼絶帝曰其時朕雖髫年尚記一二聖語亦如卿等所言卿二人但識朕意三二年内朕必行之至是智與政敗績于茶籠州智懦而多忌政勇而寡謀不相能而山壽擁兵又安不救是以屢敗 質實 琴彭交阯人贈交阯左布政使

以禮部左侍郎張瑛兼華蓋殿大學士直文淵閣

初帝為皇太孫瑛以給事中與陳山俱侍講讀至是以舊恩遂有是命瑛善承風旨雖參機務委蛇受成而已帝亦弗重也 質實 張瑛邢臺人陳山沙縣人

交阯自永樂以後久隸版圖黎利等竊弄潢池稱兵犯順正王誅所必加雖陳智方政等敗衂相尋亦由于閫將非人耳宣宗既別簡重臣統兵進討而又聽楊士奇等珠崖之喻其時蹇夏諸臣能不隨聲附和正宜相商

夏四月遣成山侯王通征黎利

時渠魁未平小寇蜂起宣化賊周城太原賊黄菴芙留賊潘可利雲南寧遠州紅衣賊長擊俱叛附利帝降旨切責智政以通為征夷大將軍充總兵官馬瑛為參將帥師討利尚書陳洽參贊軍務智政俱削爵充為事官聽通節制通既出師一日帝御文華殿蹇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侍帝曰交阯自建郡縣以來用兵無寧歲昨遣將出師朕反覆思之欲如洪武中使自為一國歲奉常貢以全一方民命卿等以為何如義原吉對曰太宗皇帝平定此方勞費多矣二十年之功棄于一旦臣等以為非是帝顧士奇榮曰卿兩人云何對曰交阯唐虞三代俱在荒服之外漢唐以來雖為郡縣叛服不常漢元帝時以賈捐之議罷珠崖郡前史稱之元帝中主猶能布行仁義况陛下父母天下與此豺豕較得失耶帝頷之五月下詔大

決策乃軍行甫出國門而君臣相顧已早為棄地息兵之説厥後王通但務講和陳洽柳升相繼戳殁喪師失律坐為小醜所困皆由于廟謨之氣先餒耳

敕交阯罪人黎利潘僚降亦授職停採辦金銀香貨欲以弭賊而賊無悛心

質實 寧遠州元至治三年置直隷雲南行省明洪武十五年屬臨安府宣德元年與安南按明宣宗實録交阯太原宣化二府屬縣隣近雲南寧遠州其人皆紅衣黑胸故號紅衣賊土官知州刀吉罕縱令刧掠命沐晟討之

須外戚事鑑及歷代臣鑑

御製外戚事鑑及歷代臣鑑成 須賜外戚及羣臣帝曰治天下之道必自親親始文武之臣欲同歸于善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故于暇日采輯前代近戚及羣臣善惡吉凶之跡類為此書用示法戒其擇善而從以保福祿 二書皆帝手序之

五月録囚

諭三法司曰古者孟夏斷薄刑出輕繫仲夏拔重囚益其食所以順時令重人命也祖宗時遇隆寒盛暑必命法司録囚今天氣欝炎不分輕重悉繫之非欽恤之道卿等當體此心即量輕重區别之務存平恕毋致深刻

詔毀身療親疾者不得旌表

初洪武中禮部定議凡人子卧冰割股者不在旌表例至是總旗衛整女母病篤割肝煮液母飲之而愈禮部特為請旌帝曰孝親有道剖腹割肝豈可為孝若因此傷生其罪益大女子無知不必加罪所請不允

六月免南京囚解行在

內使之職止于供給使令即令讀書亦不過教之識字記姓名略解大義而已特開書堂聚至四五百人已不

行在刑部都察院奏南京輕重罪囚俱解赴行在道中亡故者多其囚已經大理寺審允又赴行在則複奏宜令南京刑部都察院除軍民職官命婦犯輕重罪及旗軍校尉力士餘丁犯徒流死罪皆監候奏請其餘皆就彼依律決遣從之

秋七月京師地震

始立內書堂

洪武中設內官監典簿掌文籍以通書算小內史為之又設尚寶監掌御寶圖書皆僅識字不明其義及永樂時始令聽選教官入內教習至是開書堂于內府改刑部主事劉翀為翰林修撰專授小內使書其後大學士陳山修撰朱祚俱專是職選內使年十歲上下者二三百人讀書其中後增至四五百人翰林

免重視其事且令大學士翰林等官專以授書為務尤奈職守而褻班聯若輩因此遂得與外僚日相習熟實開黨緣交結之漸宣宗于內使傳旨必令覆奏始行非不留心防制乃必欲其深通文墨甚至掌奏批硃悉假內豎之手實不解其何所取義

官四人教習以為常于是內官始通文墨掌章奏照閣票批硃與外庭交結往來矣

質實 洪武十七年更定內官諸監庫局品職內官監設令一人正六品丞二人從六品典籍一人正九品尚寶監凡用御寶則奏請然後付尚寶司官用之畢則捧入設令一人正七品丞一人從七品明史宦官傳太祖鑒前代失宦者不過百人末年頒祖訓乃定為十有二監及各司局稱備員十有二監曰神宮曰尚寶曰孝陵神宮曰尚膳曰尚衣曰司設曰內官曰司禮曰御馬曰印綬曰直殿曰都知劉琳濟寧洲人

均薊州軍戶畜馬

初以薊州之東地廣草肥宜畜牧令永平衛軍人牧批馬一免他役後軍士調發既多畜者皆老幼殘疾之人一人有畜至二三十匹者兩載責納一駒人愈窮困馬亦耗巡按御史李驥奏請變通帝命兵部視

至正統初即有司禮秉筆之事貽害遂不可勝言豈非立法之不善耶

薊州諸衛馬少者分給均養

京師地生毛

長尺餘

免山東夏稅

山東旱無麥詔免今年夏稅

詔中官傳旨必覆奏始行

時中官傳旨輒令徑行帝聞之即下法司治屢申諭部科覆奏而内官内使之擅傳旨者終不能禁部科亦不能違也

罷湖廣採木

時湖廣發民運糧調軍征討遇旱災人皆艱食工部勘合採杉松大材七萬株巡按御史劉鼎貫奏請罷從從之尚書吳中請罷其半帝命悉罷之

河南霖雨河溢

六月至七月雨黄汝二河溢開封南陽河南

質實 汝水源出河南汝州天息山東流過郟縣又東南與滍水合沙河入之過襄城縣又東南過郾城縣北又東南入汝寧府境逕汝陽上蔡又東南逕新蔡東流入于淮河南漢郡唐府元路明洪武初復為府今因之

八月漢王高煦反帝親征

高煦不過一凶暴無賴之人又習見成祖以藩得國遂萌逆志其情事究與燕兵有殊而宣宗亦非恵帝柔弱可比高煦弟乘其新立逞心不軌不意宣宗之竟能決意親征故一聞六師壓境如震迅雷手足已無所措則其事半功倍固時勢使然若僅

高煦身長七尺餘輕趫善騎射自負其雄武潛蓄異志永樂中成祖嘗命同仁宗謁孝陵仁宗體肥重且足疾兩中使掖之行恒失足高煦從後言曰前人蹉跌後人知警時帝為皇太孫在後應聲曰更有後人知警也高煦回顧失色既徙封樂安益怨望仁宗崩帝自南京奔喪高煦謀伏兵邀于路倉卒不果帝即位賜高煦及趙王視他府特厚益自肆與其黨日夜造軍器籍丁壯為兵破獄出死囚厚養之集旁近無賴子弟及逋逃賜銀幣編隊甲奪府州縣官民畜馬立五軍四哨部署已定偽授指揮王斌知州朱恒長史錢巽千戶盛堅典仗侯海教授錢常等為太師尚書都督侍郎等官其餘各以差授職遣人約山東都指揮靳榮為助期先取濟南然後犯闕御史樂安李濬家居變姓名詣京白其事山東文武軍民真定等衛所告變者亦踵至高煦遣親信枚青入京約英國公張輔為內應輔立縶以聞帝遣中官侯泰賜高煦

命將出師恐成敗尚未可定且所遣之薛祿聞命色變甚至向廷臣垂泣其恇怯無能視建文時之李景隆相去有幾幸而宣宗英斷且楊榮等之力贊親征亦非齊黃輩所能及其功效固不可同日語也

書泰至高煦盛兵見泰曰靖難時非我出死力不得至是太宗輕聽讒言削我護衛徙我樂安仁宗徙以金帛餌我今上舉口談祖制吾安能鬱鬱久居此乎因命泰觀其軍馬兵器曰以此橫行天下可也爾歸報爾主速執送奸臣然後議我所欲耳泰懼不敢言歸亦不以實對帝曰泰二心錦衣官從泰往者具陳其事帝怒巳而高煦所遣百戶陳剛賫奏至多所指斥索誅奸臣以夏原吉為罪首帝遣陽武侯薛祿往討之夜召諸大臣入議原吉免冠謝死罪帝曰卿何為是言彼借卿為兵端耳休戚與卿共之命諸大臣坐屏左右密語楊榮首勸帝親征帝難之張輔曰願假臣兵二萬擒獻闕下不足煩至尊榮曰彼謂陛下新立必不自行故敢爾以天威臨之事無不濟臣請先驅原吉曰獨不見李景隆巳事耶臣昨見所遣將命下即色變退語臣等泣臨事可知且兵貴神速卷甲趨之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也榮言是議遂決命

鄭王瞻埈襄王瞻墡居守薛祿等率兵二萬為先鋒車駕發京師過楊村馬上顧從臣曰度高煦計安出或對曰必先取濟南為巢穴或曰彼曩不肯離南京今必引兵南下帝曰不然濟南雖近未易攻聞大軍至亦不暇攻護衛軍家樂安肯棄之南走乎高煦外強中怯敢反者輕朕年少新立衆心未附不能親征耳他將來以甘言厚利誘之倖成事今朕來已膽落敢出戰乎至即擒矣

質實

五軍指揮王斌將前軍韋達左軍千戶盛堅右軍知州朱恒後軍諸子各監一軍高煦自將中軍四哨指揮韋宏韋興千戶王玉李智領之真定衛在真定府治東南明洪武三年建今栽楊村在武清縣東南五十里朱恒應天人李濬由太學生官監察御史時丁父憂家居至是擢左僉都御史

帝至樂安高煦降遂班師

高煦初約靳榮取濟南山東布按二司覺之防榮不得發既聞薛祿將喜曰易與耳及聞帝親征始懼朱恒力言宜引精兵取南京大事成矣衆不從曰爾顧赴家枈我輩何其黨有自拔來歸者帝厚賞之令還諭其衆復遺高煦書曰張敖失國本之貫高淮南受誅成于伍被今六師壓境王即出倡謀者朕與王除過愆禮如初不然一戰成擒或縛王來獻朕雖欲保全不可得矣前鋒至樂安高煦約詰朝出戰帝聞令大軍蓐食兼行駐蹕樂安城北諸將壁其四門王斌等乘城擧礮大軍發神機銃擊之聲如雷震諸將請即攻城帝不許復再敕諭高煦又以敕矢射城中諭逆黨禍福城中多欲執高煦獻者高煦大懼密遣人請降願假今夕訣妻子明日出歸罪帝許之其夜高煦焚兵器及通逆文書火通夕不息昧爽帝移蹕城南高煦將出城王斌固止之曰寧一戰死無為人所擒高煦紿斌等復入宮潛從間道出為官軍所執羣

臣請正典刑帝不允以劾章示之高煦頓首言臣罪萬萬死惟陛下命帝令高煦為書召諸子同歸京師餘黨悉就擒赦城中罪脇從者不問命薛祿及兵部尚書張本鎮撫樂安改曰武定州遂班師

九月帝還京師遣使諭趙王高燧

師還次單橋陳山迎謁請乘勝襲彰德執趙王楊榮以帝意令楊士奇草勅士奇曰太宗皇帝惟三子今上惟兩叔父有罪者不可赦無罪者宜厚待之疑則嚴防之使無虞而已何遽加兵傷皇祖在天意乎時惟楊溥與士奇合請皆入以死諍二人入閣者不納帝召蹇義義以士奇言白帝移兵事遂罷至京師高煦亦言嘗遣人與趙通謀帝語士奇曰議者喋喋多言趙王事柰何士奇曰趙王與陛下最親陛下當保全之無惑羣言帝曰吾亦思之今欲封羣臣章示王令王自處何如士奇曰得一璽書更善帝從之明年

趙王如果與高煦同惡即當聲罪加誅若其未與逆謀豈可因樂安之

事逞臆猜疑以傷親誼建文削藩釀禍前鑒非遥况高煦既已就擒有何羽翼堪虞必須剪伐乎陳山輒倡議移師問害骨肉其庸妄無異齊黄而僉邪更不可問韋而宣宗從楊士奇之說曲予保全否則無故相殘不幾復攷建文之滋議耶

遣駙馬都尉廣平侯袁容等奉書及羣臣所上章至趙趙王大喜已泣曰吾生矣即上表謝且獻常山中護衛及羣牧所儀衛司官校言者頗息

質實 單橋即單家橋在河間府獻縣南袁容壽州人尚成祖女永安公主

廢高煦為庶人

築室西安門内謂之逍遥城并其諸子錮之王斌朱恒等皆伏誅長史李默以嘗諫免死謫口北為民天津山東諸都督指揮以預謀誅死者六百四十餘人戍邊者千五百餘人帝親製東征記備書其事後數年寧王權上書請赦高煦不從一日帝往視之高煦伸足勾帝仆于地帝命舁銅缸覆之缸重三百觔高煦項負之輒動乃命積炭于其上然之適時火熾銅鎔高煦死諸子亦死

質實 春明夢餘錄西安門

李時勉以直言下獄本屬仁宗過舉宣宗設未審所言何事豈容不加詳察遽令綁付市曹則其後以威怒脅以嚴威未嘗非鑒其無辜

明制皇城外門凡六曰大明門曰長安左門曰長安右門曰東安門曰西安門曰北安門俗呼厚載門仍元舊也天津宋金為清滄二州地元因之明永樂初置天津左右二衛為河間府地　本朝雍正三年改直隸州九年升府

冬十月釋李時勉于獄復以為翰林侍讀

初仁宗大漸謂夏原吉曰時勉廷辱我言已勃然怒原吉慰解之其夕帝崩時勉既下獄至是或言其得罪先帝狀帝震怒命校尉縛以來親鞫必殺之已又令王指揮即斬西市毋入見指揮出端西旁門而前校尉已縛時勉從端東旁門入不相值帝遥見罵曰爾小臣敢觸先帝疏何語趣言之時勉叩頭曰臣言諒闇中不宜近妃嬪皇太子不宜遠左右帝聞言色稍霽徐數至六事止帝令盡陳之對曰臣惶懼不能

故為曲折以顯其寬宥直臣之美但其獲罪所由究非先朝盛德而必使之于大廷歷數始為歎息稱忠將欲形已之長竟不復為仁宗少留餘地于心果何以自安且宣宗後此于陳祚請講大學衍義籍沒逮繫郭循極諫上作裹氈怒射其失視金瓜

悉記帝意並解曰是弟難言耳草安在對曰焚之矣帝乃太息稱時勉忠立赦之復其官比指揮詣獄還則時勉已襲冠帶立階前矣

質實 端東西旁門蕪史入端門內為六科東曰闕左門西曰闕右門

按闕左右門即端東西旁門也

大雷電雨

是月己卯夜也

十一月王通兵至交阯遇賊于應平敗績參贊尚書陳洽死之

先是陳智遣都指揮袁亮擊黎利弟善於廣威州亮遣指揮陶森錢輔等渡河中伏並死亮被執善遂分

撻擊殆無以異又何前後之自相矛盾耶

兵三道攻交州府一攻下關都督陳濬擊却之攻邊江小門者為李安所敗善夜走叅將馬瑛破賊清威至石室會通兵至遂與之合進次應平之寧橋諸將言地險惡恐有伏宜且駐師覘賊通不聽麾兵徑渡人馬行泥淖中不能成列伏四起軍大潰死者二三萬人通中脇走尚書陳洽躍馬入賊陣創甚墜馬左右欲扶還洽張目叱曰吾為國大臣食祿四十年報國在今日揮刀殺賊數人自剄死黎利在清化州聞之自將精卒鼓行至清潭進圍東關通本無將畧以父真死事封朝廷不知其庸劣誤用之一戰而敗心膽皆喪陰遣人許為利乞封不奉朝命擅割清化以南地界賊令官吏軍民盡還東關檄至清化知州羅通不從與指揮打忠攖城拒守利移兵攻之不下賊萬餘人攻隘留關百戶黃彪等遇害百戶萬琮登城大呼出南門擊走之明年春利犯交州通出兵擊之賊大敗斬其偽官以下萬餘級利惶懼欲走諸將請

乘勝急擊通猶豫數日賊得樹栅掘濠塹四出攻掠遂分兵陷昌江都指揮李任前後三十戰力竭自刎死復攻邱温都指揮孫聚力拒之邱温去廣西憑祥止二宿總兵官顧興祖擁兵不救城遂陷指揮使徐麒千戶蔡顒死之

質實

寧橋臨沙河昌江城在故諒山府北憑祥宋為憑祥峒明為鎮後為縣今州屬廣西大平府羅通字學古吉水人官御史以言事出為清化州知州通許利請封檄清化以南歸黎氏羅通曰非君命而欲責城義不可連戰敗走之初都督蔡福守乂安被圍福不戰率都指揮朱廣薛聚于贊指揮魯貴千戶李忠降賊至是福馳馬清化城下大呼守城者宜見幾全首領羅通大罵乃去李任金華永康人利以賊八萬餘攻昌江城任與指揮顧福等竭力拒賊皆自刎死中官馮智大哭誓不從賊與指揮劉順諒江知府劉子輔及其一子一妾俱死城中軍校及男女同死者數千人賊縱火焚燒劫掠

一空子輔廬陵人徐麒桂林中衛指揮使蔡顒南寧千戶邱溫被圍麒顒率疲卒固守城陷皆死無一降者

諭御史勿窮治高煦餘黨

左都御史劉觀等言高煦之黨同謀者皆伏法其散衛軍丁居他州者尚多當罪之帝曰凡先調衛及商販在外者皆不預逆謀其釋之不必窮治

質實 劉觀雄縣人

十二月免六師所過秋糧

錄囚

命行在刑部都察院錦衣衛三日内悉上所鞫獄囚罪狀帝親覽決真犯死罪依律連坐以下免死謫戍

追贓流徙以下運甎贖罪及罰鈔釋免有差凡宥免三千餘人

遣安遠侯柳升征黎利黔國公沐晟自雲南引兵會之

帝聞王通敗大駭乃命升充總兵官保定伯梁銘副之都督崔聚為右參將尚書李慶參贊軍務師由廣西赴討又命沐晟及興安伯徐亨新寧伯譚忠從雲南進兵敕通固守以俟又以黄福仍兼交阯布按二司事與升等同行

〈質實〉梁銘汝陽人崔聚懷遠人李慶字德孚順義人徐亨興安伯祥之孫

丁未二年春正月申明屯田法

帝命戸部申明屯田之法謂侍臣曰海内無事軍士量留守備餘悉屯種所收足以給衣食則國家可省養兵之費然朕以為立法固善尤在任用得人其令兵部移文所司選老成軍官提督屯田仍命風憲官

以時巡察

南京地震

是年凡卜有一震

二月以戶部左侍郎陳山為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直文淵閣

先是山與張瑛俱侍帝講讀瑛既為大學士山亦有是命

夏四月晉王濟熿有罪廢為庶人

初濟熿既搆陷濟熺幽其父子空室中蔬食不給恭王宮中老媪走訴成祖乃即獄中召晉府故承奉左

微問之盡得濟熿構濟熺狀立命微馳召濟熺父子濟熺幽已十年左微者故因濟熺牽連繫獄或傳微死已久及至一府大驚微入空室釋濟熺父子相持大慟時成祖北征謁行在所帝見濟熺病惻然封美圭平陽王使奉父居平陽界以恭王故田會帝崩濟熿嶄不與仁宗連以書諭卒不聽又間朝廷賜濟熺王者冠服及他賚予益怨望成祖仁宗之崩不為服使寺人代臨幕中廣致妖巫為詛呪不輟帝即位濟熿密遣人結高煦謀不軌寧化王濟煥告變比擒高煦又得濟熿交通書帝未之問而濟熿所遣使高煦人懼罪走京師自首內使劉信等告濟熿擅取屯糧欲應高煦并發宮中詛呪事濟煥亦始知嫡母被弒馳奏帝遣人察之皆實乃免為庶人幽之鳳陽同謀官屬及諸巫皆論死

質實

恭王故田在連伯灘成祖與美圭濟熿久不與仁宗論之不從美圭言連伯灘地隸平陽不隸太原仁宗遣人視灘果隸平陽

又書諭濟
熸卒不與

王通許黎利和介其使上表

利圍交州久通閉城不敢出利益易之致書請和上
表謝罪通欲許之集衆議按察使楊時習曰奉命討
賊與之和而擅退師何以逃罪通怒厲聲叱之
衆莫敢言遂遣人偕利使至京進表及方物

五月薛禄督餉開平

命陽武侯薛禄佩鎮朔大將軍印充總兵官率師防
護糧餉赴開平時開平備禦都指揮唐銘等屢奏冦
出没邊境故也銘等又云孤城荒遠薪芻並難猝遇
冦至别無應援請添官軍神銃守備下其事於英國
公張輔及羣臣議皆以為添官軍愈難餽給宜准陽
武侯薛禄初奏於獨石築城立開平衛以開平備禦

官軍家屬移于新城且耕且守而以開平及所調他衛官軍選其精壯分作二班每班一千餘人更代于開平舊城備哨新城守禦官軍不足者暫于宣府及附近衛分酌量添撥候發罪囚充軍代還仍敕薛祿于防護糧餉之餘相宜區畫築城安恤畢事而歸帝命俟秋成後為之

質實

獨石在赤城縣東北一百里在宣化府東北三百十里其南為獨石城明宣德五年自故開平城移置開平衛于此景泰三年設上北路參將本朝康熙三十二年併衛入赤城縣仍設參將駐防曰獨石路雍正十三年設副將十二年增設同知

秋七月松潘番叛遣都督同知陳懷等討之

松潘衛當發軍戍交阯將士憚行千戶錢宏與衆謀詭言番叛冀免調都司果罷其役而發軍討番宏潛

至番寨脅以大軍將致討逼取牛馬財物番本不反忽聞大軍且至衆遂驚走約生番為亂殺指揮陳傑衆至五萬人合攻松潘城焚上下四關及諸屯堡又圍威茂疊溪諸衛所官軍屢戰皆敗帝以懐充總兵官與指揮蔣貴合兵討之而梟宏于松潘以徇明年正月官軍連敗賊復疊溪招撫諸番三十餘寨松潘平命懐鎮其地

質實

疊溪在松潘衛南二百三十里唐翼州宋元皆為羌據洪武時平西羌以古翼州置疊溪千戶所今疊溪營屬松潘鎮陳懐合肥人蔣貴字大富江都人

發明

時松潘番固未反也錢宏冀免征調乃詭言番叛且勒索激變致生番果反撓敗官軍于是令陳懐等合討而梟宏以徇宏之滋事一方誅戮固由自取而其時都司誤聽宏言發軍致討尤不得為無罪夫以千戶狡黠自私之詞為將備者果察其情僞不肯遽爾興兵雖有宏之逼脅番衆

金作贖刑古人欽恤之義尚情有可矜而罪非不赦許其納米弛罪亦未嘗不可顧宜聽人之

尚不至挺而為亂然則斯役也都司賈為禍階而懷貴等竟置不問豈非漏網哉

薛祿敗敵于開平

時韃靼數為邊患祿至開平寇先已遁城下無所得而退祿遂率精兵往襲之晝伏夜行踰三夕望見敵營縱輕騎徑薄之殺數十人生擒鎮撫百戶等十二人獲其男婦六十四人馬八百餘匹牛羊四千餘頭既還衆躡其後祿縱兵奮擊又大敗之遂遠遁

令官吏軍民入米贖罪

自死罪至笞四十分十等納米百石至二石有差納者贓罪得不死徒流以下皆復用不能納者雖笞杖久繫不釋往往至死御史張純張純江陵人言貧人罪輕者始免追繫

自贖豈可不問其願與否而強人使從令無力者轉受無窮之累則是為利起見而非為仁行權矣

命都督僉事山雲鎮廣西

柳慶蠻韋萬黄等糾合猺獞為亂鎮遠侯顧興祖以不救交阯被逮公侯大臣舉雲廉勇有智畧命雲佩征蠻將軍印充總兵官率官軍討之時賊方劫掠臨桂諸縣聚衆保山巔山峻險挂木于藤壘石其上官軍至輒斷藤下木石無敢近者雲夜半束火牛羊角以金鼓驅向賊賊謂官軍至亟斷藤比明木石且盡衆譟而登斬首萬餘級賊降雲乃築四城九堡傳舍九十餘區以鎮要害初土官饋獻帥率受之然卒為所持雲聞府吏鄭牢剛直召問曰饋可受乎牢曰潔衣被體一汚不可復湔將軍新潔衣也寧可汚乎雲曰彼且疑奈何牢曰贓貨法當死將軍不畏天子法乃畏土夷耶雲曰善盡却之由是土官畏服調發無敢後者雲所至撫善良察誣枉土人皆愛之

質實

柳慶柳州百粵地唐置柳州元路明為柳州府

慶遠百粤地宋置慶遠府元路明為府臨桂縣唐置明為桂林府治今皆因之山雲徐州人鄭牢帥府老吏嘗諫事韓觀觀醉輒殺人牢輒留之醒乃以白性剛直為士大夫所重以吏終

發明 山雲鎮廣西凡柳潯平樂桂林宜山思恩諸蠻先後討平猺獞屏跡其功亦卓卓矣方其議代興祖時衆薦為廉勇有智畧則土官饋獻之陋習豈有不立斥其非者乃猶待取決于府吏而始卻而不受哉或當時嫉雲者欲汚其潔白之操故曲為傳聞之説以形其所守未堅見利而心動耳乃史家轉稱道之其亦未之加察矣

八月黄淮罷

帝親征樂安命淮居守至是以疾乞休許之賜錢萬貫

免兩京山西河南州縣被災税糧

九月柳升進軍倒馬坡遇伏死諸軍盡殁

升奉命久俟諸軍集至是始抵隘留關黎利與王通已有成言乃詭稱陳氏有後率大小頭目具書詣升軍乞罷兵立陳氏裔升不啓封遣使奏聞趣進兵連破關隘數十直抵鎮夷關升以賊屢敗易之郎中史安主事陳鏞恐賊示弱以誘官軍亟言于李慶曰柳將軍辭色皆驕驕者兵家所忌防賊設伏宜力言之時慶及梁銘皆病甚强起告升升都事潘禋亦勸升持重廣偵探引寧橋事為戒升不為意進薄倒馬坡與百餘騎先馳度橋橋遽壞後隊不得進升陷泥淖中伏發升中鏢死從者皆殁其夕銘病卒明日慶亦卒崔聚整軍至昌江遇賊殊死鬬賊驅象大至陣亂聚為賊所獲誘之降不屈遂被殺官軍或走或死無一

人降者安鏞裡及主事李宗昉皆死時黄福再撫交阯比至升已敗奔還至鎮夷關為守者所執欲自殺守關者力阻之曰公我父母也公不歸我曹豈敢至此黎利聞饋白金餱糧以負輿送出境福至龍州盡以賊所遺歸之官

賫黎利等書畧曰太宗皇帝興師弔代詔求陳氏子孫以繼陳祀是時陳族罹季犛之毒奔竄遠徙無從訪求今陳氏遺嗣有暠者竄身老撾二十年本國人民不忘陳氏先王之澤已求暠于蠻次欲得暠繼宗祀倘蒙天恩循太宗皇帝繼絶明詔使陳氏滅而復續賫一國之人戴天恩於無窮也倒馬坡在鷄陵關南鎮夷關即鷄陵關史安字志静豐城人陳鏞字叔振錢塘人潘裡鄞人官後軍都事李宗昉里系無考

冬十月王通棄交阯與黎利盟而還

通聞柳升敗歿益懼更啗利和赦利立陳暠為陳氏後詭言實先陳王暊三世孫令訪得之交人欲奉以為後輒立壇集軍民官吏與利盟誓退師因宴利遺利錦綺利以重寶賂通為馳上表即引兵還沭晟領軍至水尾聞已議和遂引退賊乘之晟大敗

十一月詔赦黎利罷交阯兵悉召文武吏士北還

鴻臚寺進黎利與柳升書王通使以利所奉陳暠表亦至詞畧相同帝覽之心知其詐然欲藉此息兵乃以表示廷臣命集議張輔曰此詐也請益發兵討之臣期一年以擒賊蹇義夏原吉亦以為不可許而楊士奇楊榮知帝厭兵且前有欲棄交阯語因力言許利便帝意遂決廷臣不敢復爭于是遣禮部左侍郎李琦工部右侍郎羅汝敬等齎詔諭交阯赦除其罪并諭利興滅繼絕意令具陳氏後人之實以聞勅召

王通馬瑛及三司衛所府州縣官吏盡撤軍民北還

詔未至王通已由陸路還廣西陳智及中官馬騏山壽由水路還欽州官吏軍民得還者八萬六千餘人為賊所獲及拘留者不可勝計質實利所奉陳暠表署曰安南國先臣陳日烓三世嫡孫臣陳暠煌恐頓首上言曩被賊臣黎季犛父子簒國殺戮臣族殆盡臣暠奔竄老撾以延殘息今二十年國人聞臣尚存逼臣還國欲臣陳情請命臣仰恃天地生成大

恩謹奉表上請欽州隋置明初為欽州府後改州屬廉州府今因之李琦元氏人

皇子生赦

帝年三十胡皇后未有子又善病而孫貴妃有寵乃陰取宮人子為已子帝以長子生大喜寵貴妃有加

詔大赦天下免明年稅糧三分之一質實孫貴妃鄒平人幼育宮中有美色永城縣主簿孫忠之女

立儲非善全之道向已屢論及之若由于臣下申請尤易滋流弊況其未離襁褓者乎乃宣宗

帝即位立為貴妃故事皇后金寶金册貴妃以下有册無寶宣德元年五月帝請于太后製金寶賜焉貴妃有寶自此始

十二月振陝西饑

帝語戸部尚書夏原吉曰昨聞關中旱饑已命有司發廪又命卿出京庫布帛往振之此皆朝政闕失所致因作詩志愧卿亦當與朕同憂也

戊申 三年春二月立子祁鎮為皇太子

皇子生八日羣臣即上表請立為太子皇后亦屢表請早定國本貴妃佯驚曰后病痊自有子吾子敢先后子耶帝不允貴妃子遂立

皇子生甫八日而羣臣請立太子之疏已紛紛競陳有何廹不及待竟至于此徒知拘古慕名而不審事體真不足當一噱而况其事出揣摩迎合耶

作帝訓成

御製帝訓凡二十五篇曰君德奉天法祖正宗睦親仁民經國勤政恭儉儆戒用賢知人去邪防微求言祭祀重農興學賞罰黜陟恤刑文治武備馭夷樂餌以教子孫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大要備具帝自為之序復題其後以致意焉

三月廢皇后胡氏立貴妃孫氏為皇后

太子既立帝以春秋毋以子貴將廢后而立貴妃召諸大臣言之楊士奇以為不可帝乃獨召士奇至武英殿密諭之士奇曰皇后令有疾惟以疾辭位遜居別宫則進退有禮帝諭之乃令后上表辭位退居長安宫賜號静慈仙師而册貴妃為皇后胡后既廢張太后常召居清寧宫内廷朝宴命居孫后上孫后常

怏怏至正七年十月太后崩后痛哭不已踰年亦崩用嬪御禮葬金山天順七年七月追謚恭讓皇后修陵寢不祔廟

質實　金山在順天府宛平縣西北二十里其南曰甕山

阿嚕台入貢

遣使臣四百六十人來朝貢馬及方物

宴大臣于西苑

帝命蹇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等十有八人從遊萬歲山復賜登御舟泛太液池帝指御舟曰治天下猶此舟矣利涉大川卿等之力也是時帝方勵精求治諸大臣亦同心輔政海内漸臻治平帝乃倣古君臣豫遊事每歲首百官旬休選勝宴樂帝亦時遊西苑諸學士皆從問民間疾苦賦詩賡唱朝野稱盛事云

云

質實

明彭時賜遊西苑記西苑在宮垣西中有太液池周十餘里池中駕虹梁以通往來橋東為圓臺臺上為圓殿殿前有古松其北即萬歲山上有殿亭六七所最高處廣寒殿也池西南又有一山最高處為鏡殿乃金元時所作其西南曰南臺則宣帝常幸處也按西苑在今西華門之西入苑門即太液池南北亘四里東西二百餘步其上源自玉泉山合西北諸水至北安門水門流入滙為太池元時亦名西華潭夾岸多槐柳池中蒲藻紛敷禽魚翔泳望如仙洲勝境池上跨長橋坊楔對峙東玉蝀西金鼇橋北稱北海橋南稱中海瀛臺以南稱南海其中海之東岸有蕉園舊址稍南為萬善殿殿西有亭為太液秋風即燕京八景之一又按萬歲山金名瓊華島元中統三年修之至元八年名萬歲山其山皆疊玲瓏石為之明宣宗廣寒殿記萬歲山石即宋之艮嶽也金徙于此今為白塔山又按明廣寒殿鏡殿今皆

無其南臺即今瀛臺舊一名趯臺在太液池中由西苑門入度板橋有門曰德昌中建殿五楹殿之南石堤數十步過堤歷級而登為翔鸞閣涵元殿香扆殿迎薰亭而統名之曰瀛臺臺二面臨水奇石森列花樹芬欝天然林壑之致

夏四月詔自今官民建言尚書都御史給事中會議以聞

帝曰致治之道莫先于廣言路天下之大吏治得失民生休戚人不言朝廷何由悉知古人謂明主視天下猶一堂滿堂飲酒一人對隅而泣則一座不樂若令天下有匹夫匹婦不得其所實為君德之累凡有建言民瘼者卿等勿諱

閏月免山西旱災租遣使撫輯流民

山西布政司言平陽府屬八州三十三縣旱詔免其租仍振恤之工部郎中李新自河南還言山西饑民流徙南陽諸郡不下十餘萬官司遣人捕逐民愈窮困死亡日多帝即命遣官撫輯發廩振之

王通陳智等及布政使弋謙内官馬騏山壽俱以棄交阯罪下獄論死

通等至京文武諸臣廷鞫俱論死下獄籍其家時議以通棄地擅和騏恣虐激變罪尤重然帝皆不誅長繫待決而已顧興祖先被逮亦下獄廷臣劾沭晟徐亨譚忠等逗遛不進違命喪師罪帝不問初交阯右布政戚遜以貪淫黜命謙往代通棄交阯謙非其罪亦論死

發明王通等與賊議和擅棄交阯山壽庇護叛冦馬騏激變一方皆罪之尤者當時惟長繫不誅沐晟及徐亨譚志等總兵助勦其始不救柳升陷又不進援引兵退回致賊勢猖獗亦復置之不問蓋宣宗早定棄珠崖之見故遂不行子王之誅耳而史獨謂弋謙論死非罪謙官布政守土是其專責乃竟聽其議和棄地無一言救正視彼通智騏壽輩或可量從末減然又烏得云無罪哉

五月復遣羅汝敬等諭黎利立陳氏後

李琦還自交阯利遣使奉表謝恩詭言暠于正月物故陳氏子孫絶國人推利守其國謹俟朝命帝亦知其詐不欲遽封復遣汝敬等諭利及其下令訪陳氏後并盡還官吏人民及其眷屬

贈恤交阯死事諸臣

先是交阯布政使弋謙以都指揮同知李任等死節事聞帝惻然曰大丈夫為國固當殺身成仁舍生取義任等可謂無愧矣至是贈李任為都督同知燕山前衛指揮使顧福昌江衛指揮使劉順廣西桂林中衛指揮使徐麒俱為都指揮同知交阯前衛指揮僉事周安為指揮同知南寧衛正千戶蔡顒為指揮僉事燕山左衛副千戶桂勝為正千戶諒江府知府劉子輔諒山府知府易先俱為左布政司參政平州知州何忠為府同知內官馮智為內官監太監名任等子孫承襲惟指揮陳麟嘗與朱廣開門納賊死不掩過

恩不及

質實

何忠字廷臣江陵人與桂勝俱被拘罵不屈並忠子皆受害易先湘陰人自縊死周安守乂安臨賊與陳麟奪賊刀殺數人皆自刎死所部九千餘人悉被殺

免北京被災夏稅

真定順德廣平所屬州縣奏自去年十月
至今年夏不雨麥無收帝命免徵夏稅

免汝南王有爋新安王有熺為庶人

初汝南王有爋新安王有熺祥符王有燉皆周王有
燉弟有爋數許有燉帝既書諭之有爋又與有熺詐
為有燉與趙王高燧書內外皆有祥符王印識繫箭
上置彰德城外詞甚悖都指揮王友得書以聞帝逮
友訊無迹名有燉至曰必有爋所為訊之具服有爋
少與高煦善建文中嘗誣定王反成祖即位後定王
請誅之成祖不忍徙之大理定王老始歸有熺喜食
人肝腦薄暮伺人于門掠而殺之其邸前日未晡行
跡為斷至是質有燉有爋有熺有
并免為庶人實熷皆周定王橚子

蔡福等六人伏誅

朝官自有常祿即或薪芻僕馬所費較多又豈可取給隸人致損清節乃當時

福為都督與都指揮朱廣薛聚于瓚指揮魯貴千戶李忠守乂安為賊所圍福不與戰而率廣等降賊且教賊造攻具以攻東關時有官軍九千餘人欲焚賊營福告賊賊盡殺九千餘人遂攻昌江等城福歷說各城人出降至昌江清化為李任羅通罵而去黎利送福等歸京師鞫之伏罪命皆棄市籍其家

六月免陝西被災夏稅

自正月至五月不雨命勘實除稅是月又振山西饑

秋七月以顧佐為右都御史

帝召楊士奇楊榮諭曰祖宗時朝臣謹飭年來貪濁成風何也士奇曰永樂末已有之今為甚耳榮曰永樂末無踰方賓帝問今日誰最甚者榮對曰劉觀問誰可代者士奇榮薦通政使顧佐右都御史為京尹

相沿成俗雖以顧佐之廉公有素亦不免為積習所移實非大臣潔清自矢之義宣宗既知其失又因楊士奇之言而稔悉由來即當別定章程以剔除積弊顧惟付之浩歎姑息因仍明知而不為之禁則傷廉累下之風伊于胡底尚成何政體乎

政清弊革帝乃出觀巡視河道擢佐右都御史賜敕獎勉命察諸御史不稱職者黜之佐視事即奏御史不法及老疾者三十二人朝綱肅然于是御史交章劾觀並其子輻諸贓汚不法事遂逮觀父子下獄將置重典特貸其死乃謫輻戍遼東而命觀偕往佐性嚴毅每旦趨朝小憩外廬立雙藤戶側百僚過者皆旋折避之入內直廬獨處小夾室非議政不與諸司羣坐人稱為顧獨坐云都察院吏訐佐受隸金私遣隸歸帝密示士奇曰爾不嘗舉佐廉乎對曰有之朝官俸薄僕馬薪芻資之隸不得不遣半歸使出資免役官得資費隸得歸耕永樂以來朝臣皆然即臣亦然帝歎曰朝臣貧乃如此因怒訴者曰朕方用佐小人輒敢誣之必下法司治士奇對曰細事不足干上怒帝乃以吏狀付佐曰汝自治之佐名吏吏恐甚佐曰上命我治汝汝改行吾當貸汝帝聞謂佐得大體益喜

質實　顧佐字禮卿太康人

八月皇子祁鈺生

宣宗次子賢妃吳氏生

罷北京行後軍都督府及行部

初仁宗將還都南京設行後軍都督府及行部凡五府六部文移申達必經行府行部多重複稽誤至是帝命公侯伯尚書都御史翰林學士議于是張輔蹇義等言北京既有府部行府行部宜罷從之其諸司行在字至正統六年始去

帝自將巡邊敗烏梁海濟勒默特之衆于寛河

帝次石門驛聞烏梁海濟勒默特萬餘人已入塞乃留大軍於遵化而自率精騎三千人人二騎持十日

糧出喜峰口遇敵於寬河帝親射其前鋒殪三人分鐵騎為兩翼夾擊之飛矢如雨神機礮並發烏梁海人馬死者過半帝親率百餘騎追奔其衆望見黄龍旂悉下馬羅拜請降遂生縛之斬其驍渠命諸將捜山谷獲軍器馬駝不可勝計

質實 寬河在今喀爾沁左翼南源出寬山東流會額類河入盛京寧遠州東石門驛在遵化州西有鎮

九月帝還京師

帝親製詩歌勞將士至京師謁告於廟

冬十月命中官郭敬鎮守大同

武安侯鄭亨久鎮大同治軍嚴肅撫士卒有恩常云大同我國家後門我死後來者何人幸勿壞我家事

也當時凡中官鎮邊者總兵官往往畏之歉至大同亨與議事無所撓亨卒歉始縱恣

發明

明代以宦官監軍分鎮實自永樂始王安涖譚青營馬靖鎮甘肅馬騏鎮交阯至則擅用威福生事激變有滋觴之勢矣宣宗於閹豎尤加親信巡邊之使四出邊將皆為所脅制鄭亨鎮大同最久治軍嚴肅即歉至亦無所撓然則中官之滋擾邊庭者固由朝庭之偏任奸璫之弄權亦由為將者不能秉正持公整軍飭武致若輩無所忌憚得乘間而撓敗之此監軍誠為弊政而總兵又何可無畧哉

十一月錦衣指揮鍾法保請採珠廣東下獄

帝曰此小人欲生事擾民𧶘實按明實錄錦衣指揮以圖己利也即收繫於獄𧶘實鍾法保言廣州有珠

池産大珠請同内官往采時宣宗斥之下獄以其請采珠恐擾民也大政記作采硃砂誤今以明實録為正鍾法保廣州東莞縣人

十二月廣西總兵官山雲討擒忻城蠻

忻城蠻譚團作亂雲討擒之斬首千五百餘級歸所掠軍民三百八十五人質實忻城縣屬慶遠府唐置明因之今因之

己酉四年春正月兩京地震

北京是年震者三南京震者七

夏四月山雲討平柳潯蠻

雲討平柳潯諸蠻冬雒容蠻出掠遣柏揮王綸破之 質實 雒容縣唐置屬柳州明屬柳州府今因之

命工部尚書黃福平江伯陳瑄經畧漕運

帝即位後命瑄守淮安督漕運至是瑄言濟寧以北水道淤塞計用十二萬人疏濬半月可成帝念瑄久勞命尚書黃福同經理大臣督漕自此始

五月勅授交阯人不從賊者職

工部右侍郎羅汝敬奏交阯廣源州人閉顏岑斗烈譚忠謹初以龍州地歸附授顏本貫知州斗烈判官忠謹吏目黎利叛三人義不從利咸歸龍州烈臨終屬其子元成曰受天朝官不可貳心從賊今顏已死乞憫其忠量與元成等職事而處之善地帝命元成仍為知州判官吏目職如舊俱於廣西布政司支俸

有司常加撫恤

六月詔贓吏不得贖罪

御史王翺言官吏害民盡政贓犯為甚今官吏罪無輕重運轉復職是貪黷者幸免廉潔者鮮勸非為治之道也請自今贓吏坐死但許贖罪不許復官從之未幾文職有贓罪納米者吏部請降一級用帝曰納米乃一時之權宜懲貪為立國之大法自今文吏官吏犯贓者悉依律治

質實　王翺字九皋鹽山人

初設鈔關

洪武定制有商稅而無船稅至是戶部尚書郭資言鈔法不行由商居貨不稅請行納鈔例御史羅亨信李奇耿定相繼言之乃沿兩京水道設關收鈔於是置鄒縣濟寧徐州淮安揚州上新河滸墅九江金沙

洲臨清北新諸鈔關量舟大小修廣而差其額謂之船料不稅其貨惟臨清北新則兼收貨稅各差御史及戶部主事監收鈔關之設自此始

質實 潞縣在通州南四十五里遼潞陰縣元潞州明潞縣屬通州今併入通州上新河在今江寧縣江東門外稍南五里滸墅在長洲縣西北本名虎嘐唐諱虎錢氏諱嘐改為滸墅金沙洲在江夏縣西南大江中北新在仁和縣北武林門外十里羅亨信字用實東莞人

秋七月幸文淵閣

駕幸文淵閣與少傅楊士奇太子少傅楊榮論經史咨政務悉召諸學士及史官諭之曰國史貴詳實卿等宜盡心賜鈔有差以後數臨幸置庖設饌并製詩賜士奇等

質實 帝製詩在是年十月再幸同侍者士奇榮外有金幼孜楊溥曾棨王直王英李時勉錢習禮陳循等

九月放免南北監生

南北京國子監生年五十以上學無成效及老疾者二百五十三人令還鄉為民

令天下學校生員兼習書算

北京國子監助教王仙言學校教養人材固當講習經史至於書數之學亦當用心近年生員止記誦文字以備科貢其於字學算法畧不曉習乞令天下學校生員兼習書算從提調正官按察司巡按御史考試庶幾生徒才可致用從之

發明 明大祖洪武三年京師及行省開鄉試三場中式後書算曾與騎射律並試然亦祇塲後及之非取士之正則也二十五年又曽令儒學生員兼習書算然不久即罷良以通經致用為重習

書習算衹為游藝小道耳宣宗聽王仙言令天下
下生員兼習書算而又重以考校令之所在趨如
流水德成藝成漸致無分本
末豈造就人才之良法哉

冬十月帝製猗蘭操賜大臣

帝作猗蘭操示大臣曰孔子自衛反魯而操猗蘭傷
不遇也朕慮谷中之賢有不仕者輒擬斯篇夫以人
事君大臣之道也
卿等宜勉副朕懷

偕賡

猗蘭操詞蘭生幽谷兮曄曄
其芳賢人在野兮其道則光
嗟蘭之茂兮與衆草為伍
於乎賢人兮汝其予輔

張瑛陳山罷

瑛與山先後俱為大學士直文淵閣帝以舊恩除之
而瑛與山雖參機務無所建白帝浸厭薄之是月朔

帝御門還見山趨朝問楊士奇曰陳山何如人對曰山寡學昧大體帝曰然往者趙王事幾為誤遂命山輟機務專授小內使書瑛亦出為南京禮部尚書

閱武近郊

台豐城侯李賢等命之曰朕以農務既畢閱武近郊命卿等居守遇機密重務計議即行仍馳奏質實李賢豐城侯彬之子彬卒嗣侯

十一月陽武侯薛祿帥師巡邊

祿充總兵官恭順侯吳克忠副之都督譚廣武安侯鄭亨各選士馬聽調質實吳克忠蒙古人恭順伯允誠之子允誠舊名巴圖特穆爾永樂三年來歸因賜姓名克忠初名達蘭允誠卒成祖更其名曰克

忠世襲父爵洪熙元年進侯諱廣字仲宏丹徒人
巴圖特穆爾舊作把都帖木兒達蘭舊作答蘭今俱
改

庚戌五年春正月少保兼太子少傅戸部尚書夏原吉卒

原吉與蹇義皆起家太祖時義秉銓政原吉筦度支皆二十七年時稱蹇夏名位先於三楊仁宣之世外兼臺省内參館閣與三楊同心輔政義善謀榮善斷而原吉與士奇尤持大體有古大臣風烈及是原吉卒贈太師謚忠靖　原吉有雅量嘗言處有事當如無事處大事當如小事若先自張皇則此中無主何能應事同列有善即采納之有小過必掩覆之吕震嘗傾原吉震為子乞官原吉以震有守城功為之請陳瑄初亦惡原吉顧時時稱瑄才或問原吉量可學乎曰吾幼時有犯未嘗不怒始忍於色中忍于心久

則無可忍矣嘗與同列飲他所夜歸值嘗過禁門有欲不下者原吉曰君子不以冥冥墮行其敬慎如此

二月罷工部採木

帝諭侍臣曰為國之道農事最急今國家無大營繕當東作時而工部採運木植未已豈不妨農事凡已採之木隨處堆積軍夫悉罷遣歸農

下詔寬卹

帝以春和將下詔寬卹先諭楊士奇欲蠲免災糧寬民間追償畜馬士奇對曰聖念及此真民生之幸但今當寬卹者尚不止此因請免積欠薪芻量減官田租額部符采買當按土宜法司理刑務敦平恕工匠在京者宜分戶丁之半還家帝悉嘉納命士奇即草敕行之

帝奉皇太后謁長陵獻陵

帝親櫜鞬騎導太后輦至清河橋下馬扶輦徹民夾道拜觀陵旁老稚皆山呼迎拜太后顧曰百姓戴君以能安之耳皇帝宜重念帝奉太后過農家召老婦問所業賜鈔幣有進蔬食酒漿者太后取嘗之以與帝曰此田家味也皇帝宜知之扈從臣張輔蹇義楊士奇楊榮金幼孜楊溥見太后于行殿太后慰勞之帝還見道中耕者取其耒三推顧侍臣曰朕三推已不勝勞况常事此乎賜之鈔凡所過農家皆賜之

質實 清河在宛平縣西北二十里上有廣濟橋永樂中建

夏四月薛禄帥師築赤城等處城堡

命禄帥師築赤城鵰鶚雲州獨石團山城堡敕大同宣府總兵官及府州各發兵夫赴役仍令以精騎防

豪強不鋤則不足以安良扶弱興利除害惟真循吏能為之至于慈祥愷悌僅可論其宅心而果決剛明必當

鼓皆聽禄節制并賜之詩有出車命南仲城齊維山甫向禄稽首受賜退問楊士奇南仲山甫何如士奇具以告曰上以古賢人待爾也禄拊心曰禄武夫敢望前賢然上所命不敢不勉

質實　赤城堡以元赤城站置水經注沽水逕赤城東即此　本朝康熙三十二年改置赤城縣屬宣化府圍山堡在明故永寧縣西北十五里今延慶州東

五月以郎中況鍾等九人為知府賜勅遣之

帝以知府多循資格不稱職會雄劇地九郡缺守命大臣舉京官廉能者用之乃擢鍾及郎中趙豫莫愚羅以禮員外郎陳本深郎昊馬儀御史何文淵陳鼎等皆賜勅俾馳騎之任其冬復用薛廣等二十九人亦如之諸人俱有治績有居官至一二十年者吏稱其職民安其業一時烝烝稱盛而其間尤著聲者況

濟以莅事能吏
循吏雖有兩稱
究歸一轍也必
以豫為勝鍾豈
知治體哉

鍾趙豫鍾在蘇州務鋤豪強植良弱興利除害不遺
餘力奏免重賦七十餘萬石民有況太守民父母之
歌豫在松江一意拊循與民休息在職十五年尤以
愷悌稱及去老稚攀轅留一履以誌遺愛時論謂鍾
為能吏而豫為循吏云

質實

況鍾字伯律靖安人初以吏而尚書呂震奇其才薦授儀制司主事遷郎中趙豫字定素安肅人以兵部郎中知松江莫愚臨桂人知常州請減宜興進茶數禁公差官凌虐有司嚴核上官薦劾之實羅以禮桂陽人初知西安尋移紹興建昌所至多惠愛凡二十七年乃致仕陳本深字有源鄞人知吉安除豪強破賊盗為政舉大綱不苛細部旻知武昌性忠直為政公平治三載事舉弊除馬儀知杭州有惠政民戴之部旻馬儀史失傳里系何文淵字巨川江西廣昌人知溫州減陸田秋草軍倉弊利興害絕政聲大振陳鼎新興人知建昌懲桀驁民畏法更布教條施德意一時官校歛袵

四境
晏然

六月遷開平衛于獨石

洪武初李文忠克元上都設開平衛守之置八驛東接大寧古北口西接獨石永樂間大寧既棄開平勢孤至是遂徙開平衛于獨石棄地三百里盡失龍岡灤河之險邊備益虛

質實

八驛東曰涼亭泥河賽峰黃崖四驛接大寧古北口西曰桓州威虜明安隰寧四驛接獨石龍岡在故開平衛北一名卧龍山形勢雄險元上都北枕龍岡即此山也灤河源自口北開平東南流經遷安縣界至盧龍縣合灤河又南至樂亭縣入于海

發明

明初設衛開平與大寧古北口獨石相接為北邊之要鎮成祖初藉三衛以脅寧王迨事

成即以大寧地全畀三衛以償前勞不思大寧既棄開平之勢遂孤宣宗君臣又無深謀遠慮無端移鎮獨石以為聊固吾圉竟至蹙國三百餘里夫祖宗之成業縱不能使闢地有加而式廓之版圖忽然而自我侵削繼序其皇之謂何宣宗猶為明代令辟何計不及此而為此弗克負荷之舉耶

遣使捕畿內蝗

永平河間蝗諭戶部曰往年捕蝗之使害民不減于蝗宜知此弊因作捕蝗詩示之

秋八月己巳朔日有食之

陰雨不見禮部請表賀不許

命工部尚書黄福總理畿南山東河南淮北屯田尋罷

福上言永樂間雖營建北京南討交阯北征沙漠資用未嘗乏比國無大費而歲用僅給即不幸有水旱征調將何以濟請從操備營繕軍士十萬人於濟寧以北衛輝真定以東緣河屯種初年自食次年人收五石三年收倍之既省京食口糧六十萬石又省本衛月糧百二十萬石歲可得二百八十萬石帝善之下行在戶兵二部議郭資張本言緣河屯田實便請先以五萬頃為率發附近居民五萬人墾之但山東近年旱饑流徙初復衛率多力役宜先遣官行視田以俟開墾帝從之命吏部郎中趙新等經理屯田福總其事既而有言軍民各有常業若復分營田從益勞擾本等以聞事遂不行

九月更定在外罪囚贖罪例

除真犯外文職官吏犯贓者送京師如律處治軍職犯死罪者令納米贖罪畢日送京師調衛非贓罪則

周忱巡撫南畿如興水利減浮糧設倉濟農一切實心措置善政頗多誠非苟且塗飾者所可及若其吿訐不省一事則不得謂之無失蓋多事固虞其擾民而刁健必宜于懲治况南人好

不分輕重俱令納米畢日送職役

以周忱為工部侍郎巡撫南畿

帝以天下財賦多不理而江南為甚思得才力重臣往釐之乃用大學士楊榮薦擢忱工部右侍郎巡撫江南諸府總督稅糧許便宜行事忱至召父老問逋稅故皆言豪戶不肯加耗並徵之細民民貧逃亡而稅額益缺忱乃創為平米法令出耗必均又請敕工部頒鐵斛下諸縣準式革糧長之大入小出者舊例糧長正副三人皆科斂充之忱止設正副各一人民大便又於收糧設轄收總收法於運糧設撥運法運法以次就理時蘇州逋賦最多一郡積至八百萬石而賦額亦較他府獨重官民田租共二百七十七萬石而官田之租乃至二百六十二萬石民不能堪帝屢詔減之忱乃與知府況鍾曲算累月減至七十二

訟自昔已然誠
能處置一二以
警其餘庶奸徒
知所斂跡若一
槩置之不問則
小人益無所顧
忌勢必閭風競
起案牘日滋于
民又何利乎至
忱繼胡槩之後
寬猛相濟張弛
因乎其時欲為
簡易以便民未
嘗不可但因人
而訐而以執言
為解則殊礙于

萬餘石他府以次減民因獲甦先是大理卿胡槩為
巡撫用法嚴忱一切治以簡易凡告訐者輒不省或
面訐忱公不及胡公忱笑曰胡卿勑旨在祛除民害
朝廷命我但云安撫軍民委寄正不同耳忱與吏民
相習若家人父子每行村落屏去騶從從農夫餉婦
相對從容問疾苦為之商畧處置其馭下雖卑官冗
吏悉開心訪納遇長吏有能者則推誠咨畫務盡其
長故事無不舉嘗相視水利督濬崑山嘉定諸浦時
以匹馬往來江上見者不知為巡撫也是時與忱同
命者北畿山東曹宏湖廣吳政由員外郎江西趙新
浙江趙倫由郎中河南山西于謙由御史皆擢
陞侍郎為巡撫而忱與謙任最久政績亦最著
僨實
轄收總收忱本傳忱見諸縣收糧無團局糧長即家
貯之曰此致逋之由也遂令諸縣於水次置囤囤設
糧頭囤戶各一人名轄收至六七萬石以上始立糧
長一人總之名總收民持帖赴囤官為監納糧長但

理豈知除害安民本非二事去根莠正所以植嘉禾而保善良亦豈得不鋤敗類徒高言清淨而務為姑息養奸又安能盡撫綏之實耶

奉期會而已撥運綱運忱置二薄撥運記支撥起運之數預計所運京師通州諸倉耗以次定支綱運聽其填註剩淺諸費歸以償之又支撥羨餘存貯在倉曰餘米次年餘多則加六徵又次年加五徵曲算漢徐岳數術記遺了筭之法一位為一了字其了有三曲其下股之末内主一外主九下次第一曲内主二外主八當第二曲内主三外主七其第三曲内主四外主六當了字之首則主五故首惟秉五腹背兩兼濬嘉定崑山諸浦忱詢松江相視水利見嘉定上海間沿江生茂草多淤塞乃濬其上流使崑山顧浦諸積水迅流駛下婁遂盡滌崑山縣梁置元升州明洪武二年降縣屬蘇州府今因之曹宏盂陽人吴政衆水人趙新字日新富陽人趙倫邹州人于謙字廷益錢塘人宣德初授御史繼起遷兵部右侍郎巡撫河南山西

帝巡近郊

乙卯巡近郊命李賢張本顧佐等居守己未駕還京師

帝巡邉至洗馬林閲武而還

丙子帝發京師丙戌至洗馬林遍閲城堡兵備召見諸將咸加賜勞乃還

十二月兩京地震

北京震者一南京震者四

辛亥 六年春正月罷湖廣採木

先是工部奏往湖廣採辦材木并發民運舊所採木赴南京至是帝聞湖廣旱災軍民艱苦遂罷其役

大雨雷電
是月十有五日庚辰也
二月工部侍郎羅汝敬督陜西屯田
寧夏甘肅膏腴地時為鎮守官及各衛豪横官旗所占俱不報官輸租其瘠下瘠地則分與屯軍致屯糧虧欠兵士饑困陜西叅政陳琰言乞遣官行視帝命汝敬往同三司經理
三月命考察外官自布政按察二司始
時巡撫江西侍郎趙新奏今方面官雖出身不同皆由資格陞擢有臨政畧無施設者有貪虐為非者名與實異行與言違近吏部勘合令其考察郡縣官吏已不能正焉能正人是以好惡不公去取多謬乞令

吏部先察布政司按察司賢否賢者留否者黜然後可以責令考察帝是其言命自今考察外官必自二司始

夏四月兵部侍郎柴車經理山西屯田

巡按御史張晶言大同地雖寒平原曠野種粟麥有收其地多為軍官占據民無地可種日以貧困請遣官往視占多者分與軍民便帝命車往視之

質實　柴車字叔輿錢塘人

六月命黎利權署安南國事

四年春羅汝敬等還利復言陳氏無遺種請別命因貢方物及代身金人又言臣九歲女遭亂離散後知馬騏攜歸充宮婢臣不勝兜女私冒昧以請帝心知陳氏即有後利必不言然以封利無名復命李琦汝

敬齋勅諭再訪且以利女病死告之五年春琦等還利遣使貢金銀器方物復飾詞具奏并具頭目耆老奏請令利攝國政帝復以訪陳氏裔還中國遣民二事諭之詞不甚堅至是利遣使謝罪以二事飾辭對復進頭目耆老奏仍為利乞封帝乃許之命禮部侍郎章敞右通政徐琦齎勅印命利權署安南國事利雖受敕命居國僭稱帝紀元順天建東西二都東都在交州府西都在清華府分十三道曰山南京北山西海陽安拜諒山太原明光諒化清華乂安順化廣南各設承政司憲察司總兵使司置百官設學校以經義詩賦二科取士其制度多擬中國云

質實 徐琦字良玉錢塘人寧夏衛籍

秋七月朶顏三衛市易

遣錦衣衛指揮齎勅諭三衛聽其來朝及往來市易但嚴飭部屬恪遵法度毋輒侵犯邊境

微行至臣下私居惟宋太祖之于趙普曾一行之其意或在于陰行伺察然已不可為訓若宣宗果思士奇一言何難宣召入對而必以昏暮降臨乎追後武宗踵為故事遂乃馳騁自如宣府大同盤遊不反皆宣宗貽謀之不善有以啓

帝微行

漏下十二刻帝從四騎幸楊士奇宅士奇倉皇出迎頓首曰陛下柰何以宗廟社稷之身自輕帝曰朕思卿一言故來耳越數日帝遣內官問士奇微行有何不可對曰陛下尊居九重幽隠豈能遍洽萬一宄夫怨卒窺間竊發誠不可不慮後旬餘獲二盜如士奇言帝語士奇曰今而後知卿之愛朕也

質實

獲二盜盜嘗殺人官捕之急遂私結約俟車駕之玉泉山挾弓矢伏道旁林莽中作亂時有捕盜校尉亦變服如盜入盜羣中真盜不疑以其謀告之遂為所獲

冬十一月令官軍兊運民糧

北京初建水陸轉漕惟海運用官軍其餘皆用民運自開會通河後平江伯陳瑄改用官軍支運造淺船

之耳
轉漕之法明季
屢更訖無良策
盖輸將雖閭閻
之職而飛輓則
宜掌之于官若
令里老承值富
戶充當即使全
無苛擾而常賦
外已多一力役
之征後雖改為
支運而尚令民
運至中途及陳
瑄等議行兌運
似乎斟酌變通

三千餘艘時淮徐臨清德州各有倉江西湖廣浙江
民運至淮安倉分遣官軍就近輓運自淮安至徐以
浙直軍自徐至德以京衛軍自德至通以山東河南
軍以次遞運歲凡四次可三百萬餘石名曰支運既
而官軍多所調遣仍用民運道遠數愆期宣德四年
瑄及尚書黃福董理漕事建議復支運法乃令江西
湖廣浙江民運百五十萬石於淮安倉蘇松寧池廬
安廣德民運二百七十四萬石於徐州倉應天常鎮
淮揚鳳太滁和徐民運二百二十萬石於臨清倉令
官車接運至京至是瑄上言民運糧諸倉往返經年
失悞農業若令民兌與附近衛所官車運載至路給
與路費耗米則軍民兩便是為兌運帝命羣臣會議
吏部蹇義等上言官軍兌運民糧加耗則例以地遠
近為差每石湖廣八斗江西浙江七斗江以南六斗
江以北五斗民有運至淮安兌與軍運者止以四斗
如有兌運不盡仍令民自運赴倉其不願兌者聽其

然不以收納責之有司交兌歸之水次仍令軍民私相授受且兌運與支運參行法不歸于畫一民間益無所適從強弱不均弊端百出非恤民之善政也

自便兌運與支運參行軍既加耗又給輕齎銀為洪閘盤撥之費且得附載他物皆樂從而民亦多以遠運為艱由是兌運者多而支運者少矣

質實 洪閘謂徐呂二洪及會通河諸閘

十二月中官袁琦有罪伏誅

琦自幼侍帝恃恩縱肆擅遣內官內侍假採辦名虐取官民財物事覺下錦衣衛獄籍其家金寶千萬計服用僭侈非法遂磔琦并戮其黨十餘人仍命都察院榜琦罪示天下

質實 按明實錄六年十一月內官袁琦事覺下獄上以其所遣在外者尚多於是遣太監劉寧御史張駿李灝等往籍其贓及執其從人寧駿灝往直隸蘇松諸郡御史蔣彥廣往福建胡智往湖廣施信往江西高超往廣東劉禎往廣西胡啟往河南于奎往南京郭原往河間唐慎往直沽梁軫往四川雲南內裴可烈在蘇松諸郡貪暴尤甚

特命械繫至京時內使馬俊公差還京至良鄉聞袁琦事自經有司以聞上曰此正與袁琦同惡害民者命戮其屍梟首于市又中官唐受以公差南京縱恣貪酷事聞捕至具服械赴南京磔梟于市十二月命磔琦而斬阮巨隊阮誥武莾武路阮可陳友趙維王貴楊四保陳海等十人裴可烈亦下錦衣衛獄死

發明　袁琦一使令之宦者耳恃恩欺妄遂假采辦為名內官內使紛然四出虐取金銀動累萬計天下含冤無愬怨及朝廷其時風憲之官受其脅制無可如何流毒幾遍天下至是宣宗覺之遣御史分捕伏罪然官吏軍民受害已非一日誅之晚矣始不慎其幾而後復不絕其本宦豎之禍遂與明代相終始其為厲階者豈一朝夕之故哉

太子少保武英殿大學士金幼孜卒

幼孜簡易靜默寛裕有容眷遇雖隆而自處益謙疾
革家人屬請身後恩幼孜曰此君子所恥也及卒贈
少保謚
忠靖

御定資治通鑑綱目三編卷八